五禮通考

コロ2
1062
'70

七十

門口 12
號 1062
卷 70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太子太保直隸總督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七十三

觀象授時

禮記月令 疏案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教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于別錄屬明堂陰陽此卷所出解者不同案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太尉惟秦官乃有太尉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受朔日即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受朔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旂並用時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然案秦始皇十六年并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時不韋已死五年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又周書先有月令篇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秦以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鄰必謂不韋作者不韋集諸儒所作也秦為水位其來已久案文公獲黑龍以為水瑞何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尊立舊章但秦怪未平天下前不以十月為歲首乎

陸氏德明曰此是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後人刪

合爲此記蔡伯喈王肅云周公所作
張子曰月令大率秦法然采三代之文而爲之不無
古意　月令儘有美意未易可破若春行賞秋行刑
止舉大綱如此如云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豈曰
冬日不得飲湯夏日不得飲水也

馬氏睎孟曰律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舜齊七政周用五紀其究一也蓋日月星辰之往來不窮進退相代終始相循天以是命萬物而人奉之爲令亦因是也夏之政典先時與不及時其罪至于殺蓋欲百官萬民謹其令而順承之也月令一書亦後儒祖先王之餘而傳會成之高氏曰月令一篇大體與洪範相通初一曰五行即月令金木水火土之運也次三曰農用八政即月令之勸課農桑聚畜財貨祭祀神祇安養民居冒合禮樂逐捕姦慝敬禮賓客簡練師徒之意也次四曰協用五紀即月令歲月日星辰歷數之事也次六曰乂用三德即月令布德行惠戮有罪嚴斷刑以順天時者也次七曰明用稽疑即月令命大史蓍龜筮占兆審卦吉凶是也次八曰念用庶徵即月令之風雨寒燠各以時若草木昆蟲各以時遂皆休徵也每時令錯行而有蒸風暴雨大旱凶荒之類皆咎徵也次九曰嚮用五福即月令養衰老禮賢者行爵出祿必推所尊禮者也至于威用六極即時令失宜民多疾疫遷徙流亡之類是也若夫人君于二至之時盡齋戒之誠止聲色薄滋味節嗜慾定心氣則所以涵養此心一毫無累俾視聽言貌思之間有肅乂哲謀聖之德而所謂五皇極者即月令每月之發政施令毋有不當毋有差貸毋有阿黨歸于大中至正者皆是也然則合而論之謂之洪範散而舉之謂之月令故月令所以著人六經垂訓萬世者其在斯乎

蔡氏德晉曰周禮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龜人上春釁龜祭先卜筮人上春相筮牧師孟春焚牧大司馬仲春教振旅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媒氏仲春令會男女奔章仲春誓逆暑內宰仲春詔后帥內外命婦浴蠶于北郊司爟季春出火大司馬仲夏教茇舍山虞仲夏斬陰木大司樂夏日至于澤中方丘祭地司裘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簉章仲秋夜迎寒司裘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司爟季秋內火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大司馬仲冬教大閱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圜丘祀天占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令萌于四方以贈惡夢皆月令所未及

蕙田案周官爲朝廷政治之典章藏于天府民間多未之見故孔子問禮必于柱下史官及漢滅秦蕭何收圖籍亦藏之秘閣至劉歆校書始得而上之不韋春秋祇集魯諸生所爲宜其未及也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注甲乎甲乙之言乾也）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其蟲鱗（注象物孚甲將解鱗龍蛇之屬）其音角律中太

簇其數八（注木生數三成數八言八者舉其成數）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注皆記時候也）

（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

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注皆所以順時氣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

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

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還

反賞公卿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

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

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是月也

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

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

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

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注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王命布農事命

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注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

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注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

犧牲毋用牝（注為傷妊生之類）禁止伐木（注盛德所在）毋覆巢毋殺孩蟲

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注為傷萌幼之類）毋聚大眾毋置城郭（注為妨農之始）

掩骼埋胔（注謂死氣逆生也）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

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

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注巳之氣乘之也）

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疾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

興（注申之氣乘之也）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注亥之氣

乘之也　疏　從上以來論當月施令之事若施之順時則氣序調釋若施令失所則災害滋生故此論政失致災之事

皇氏侃曰金木水火得土而成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火數二得土數五為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為成數八金數四得土數五為成數九

陳氏祥道曰日以辰為子辰以日為母母為幹子為支月令言日而不言辰者以辰統于日故也古者祭祀必有配四時迎氣不可以無配也五帝以德五神以功

馬氏晞孟曰味生于形臭生于氣故形成而後有味氣化而後有臭春以陽中生木木成形而曲直作酸故其味酸物以木化則其氣為羶秋以陰中金金成形而從革作辛故其味辛物以金化則其氣為腥夏以陽極生火火成形而炎上作苦故其味苦物以火化則其氣為焦冬以陰極生水水成形而潤下作鹹故其味鹹物以水化則其氣為朽中央以陰陽之中氣生土土成形而可以稼穡稼穡作甘故其味甘物以土化則其氣為香土主四時而分王焉故五味以甘為主五臭以香為主

方氏慤曰東結于重陰之時東風既解凍則物之藏于窖者起而振潛于深者躍而上矣德令慶惠出于君而布和行施以下及者相也德主于宣利故曰布令貴于無乖故曰和慶則必致用故曰行惠則必有與故曰施慶主禮施主物度土而積謂之封界畫以守禦之疆封疆久則壞故曰修高曰邱平而可陵曰陵陂而不平曰阪水所行曰險廣平曰原下濕曰隰所宜若山林宜皂川澤宜蓁所殖若黍宜高燥稌宜下濕敎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其理十有二月之令行乎天地之間人君奉之以成位乎中也苟當此一月之中而行彼三時之令則是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矣故三者之災以類應焉何也氣之所召者然耳

蕙田案古人以啟蟄為正月之候雨水為二月之候夏小正正月啟蟄左傳啟蟄而郊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是啟蟄在正月其改啟蟄為驚蟄以漢初避景帝諱故也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是雨水在二月也鄭氏云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正義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今不改案漢書載三統術正月驚蟄二月雨水與月令同而班固注云驚蟄今曰雨水雨水今曰驚蟄然則太初以後之術仍是先驚蟄後雨水至東漢行四分術乃更其先後耳易通卦驗周書時訓解淮南子天文訓俱先雨水後驚蟄緯書出於東漢時

訓一篇亦後人所託惟淮南子係武帝時書
疑亦後人以時術追改之非淮南之舊也唐
初傅仁均戊寅術李淳風麟德術用古法以
啟蟄在雨水之前開元修大衍術復以雨水
爲寅月中驚蟄爲卯月節至今因之周書所
記七十二候於二月不取始雨水者既以雨
水爲正月中氣則不得以紀二月之候故也
又案孟春行夏令之類自當主人君政令失
時而言蓋天人一理也天道錯而人事應君
政失而天變應上下相通之機感移至速洪
範之咎徵與月令所言其理如合符節或乃
指此爲迂怪之說以爲天之時令錯行非人
事之失慢矣

又案唐石經月令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昴中
曉心中斗建寅位之初正月中氣日在危昏
畢中曉尾中斗建寅位之中改旦爲曉避唐
宗諱也所記中星與此不同者蓋據當時測
驗改之後皆放此　唐本又有是月也命有司
大儺旁磔攻穰以畢春氣是月也命有司
吉凶其移孟冬大儺旁磔一條於此月則用鄭氏
注也

淮南子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
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盛德
在木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魚上負氷獺祭魚候雁
北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彩鼓琴
瑟其兵矛其畜羊朝於青陽左个以出春令布德施

惠行慶賞省徭賦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東郊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牡正月官司空其樹楊

蕙田案淮南時則訓與月令文多同今取其異者附于每月之後

王居明堂禮出十五里迎歲

易通卦驗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雊雞乳冰解正月中猛風至獺祭魚倉庚鳴

氾勝之農書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孝經鉤命訣先立春七日勅獄吏決詞訟有罪當入無罪當出立春勅門欄無扃鑰以迎春之精下弓戴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鐘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注皆記時候也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注助生氣也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注順陽寬也是月也元鳥至注元鳥燕也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注又記時候發猶出也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注主戒婦人有娠者也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注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注因蟄蟲啟戶耕事少閒而治門戶也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注大事兵役之屬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注順陽養物也)天子乃鮮羔開氷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乃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帛(注為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告以王帛而已)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注酉之氣乘之也)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注子之氣乘之也)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注午之氣乘之也)

馬氏睎孟曰始雨水陰陽交而成和也凡植物始萌浸長為芽動物始生為幼未壯為少植物欲其無踐履故曰安動物欲其無珍滅故曰養

朱氏申曰鷹以秋殺仲春仁氣盛故化為鳩

六氏懃曰日陽也夜陰也陽長而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而陽消則夜長日短皆非陰陽之中也春秋之分陰陽適中而日夜無長短之差故言日夜分春分以陽為主故繼言雷乃發聲秋分以陰為主故繼言雷始收聲乃者繼事之辭始者肇事之辭始必有終終則有始故也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曰竭陂池之物漉之以網罟則可以盡之矣故曰漉毋塲川澤毋漉陂池主漁者言之毋焚山林主田者言之

蕙田案淮南子高誘注耕者少舍言耕皆出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與鄭氏注異尚書仲春平秩東作詩四之日舉趾則建卯之月正耕作之時未可云稍休也高說較長

又案唐月令二月之節日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中斗建卯位之初二月中氣日在奎昏東井中曉南斗中斗建卯位之中又有是月也祀朝日于東郊是月也命有司祭馬祖

淮南子仲春之月招搖指卯桃李始華蟄蟲咸動蘇二月招搖指卯桃李始華蟄蟲咸動蘇

王居明堂禮帶以弓韣禮之祺下其子必得天材

易通卦驗二月候雁北鷩蟄大壯初九桃始華倉庫多火

詩氾律樞梅柳鷩春羊牛來暮

說文祀高禖以請子請子必以乙至之日者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命之官也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始見萍始生(注皆記時候也鴽母蝍蛆謂之虹)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注於含秀求其成也)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注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

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注溝瀆與道路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注爲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注愛蠶食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注蠶將生之候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蠶勝織紝之鳥是時恒在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注丑之氣乘之也)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

不降山陵不收（注戎之氣乘之也）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注戎之氣乘之也）

陳氏祥道曰孟春生氣未盛之時故命相布德施惠而已季春生氣方盛之時故天子布德行惠焉孟春兼言布令行慶而此言德惠者詳在于臣要在于主也

陸氏佃曰桐始華蔡邕曰木之後華者也稗之故曰始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雀門三經經各一門是也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也

馬氏晞孟曰田鼠化為鴽則陰類之慝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萍始生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方氏慤曰虹者天地訌潰之氣陰干陽所乃見而出故又謂之螮焉氣以有所干而交以無所干而辨季春則陰陽向乎交矣故始見孟冬則陰陽極乎辨矣故藏而不見也

陳氏皓曰在內則命有司奉行在外則勉諸侯奉行凡此皆天子之德惠

吳氏澄曰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罝罘之物皆不得出餘門則出此月則皆禁之

蕙田案九門呂氏春秋作國門唐石經同鄭氏解九門謂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然羅網毒藥豈宜出自路門又天子五門但云毋出皐門則路應雉庫已在其內矣合五門與郊關諸門以足九數殊覺牽強當以陸氏吳氏之說爲是

又案唐月令三月之節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初三月中氣日在胃昏張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中

淮南子季春之月招搖指辰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

三月官鄉其樹李

王居明堂禮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

氾勝之農書三月榆莢雨高地疆土可種禾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注丙之言炳然著見而強大也萬物皆炳）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注象物從風鼓翼飛鳥之屬）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注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

祭先肺螻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注皆記時候也螻蝈蛙也王瓜草挈也)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麤(注菽實乎甲堅合屬水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注助長氣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注亦為逆時氣)毋起土功毋發大衆農之事毋伐大樹(注亦為逆時氣)是月也天子始締(注初服暑服)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注急趣于農也)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注謂傷蕃廡之氣)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注舊說云靡草蓐草之屬)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注寬宥蟄蟲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注申之氣乘之也)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注貞之氣乘之也)

高氏誘曰螻螻蛄蟈蝦蟇也四月陰氣始動于下故鳴
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秀太尉古司
張氏虙曰王瓜大瓜也種最多有大有小以大者為善
方氏慤曰蚯蚓至陰之物感正陽之氣而出焉王瓜南方之果也而其色赤苦菜南方之菜也故其味苦一則化火之色而生一則化火之味而秀太尉古司馬也司馬政官命之取人者取人將以為政故也王制言司馬辨論官材與此同意四時之田夏曰苗以其為苗除害故也故曰驅獸毋害五穀又曰毋大田獵者雖可田獵不可大為之也若秋獮冬狩則為大矣物感陽而生者則強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于春成于秋麥獨成于夏云麥秋者于時為夏于麥為秋也
馬氏晞孟曰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長之高之者天地繼之增之者人欲其長則勿壞欲其高則勿墮起土功發大衆伐大樹皆所以壞墮之也

徐氏師曾曰天氣始炎恐罪人之繫于圜土者或以鬱蒸而生疾故刑之薄者即斷矣之不久繫也罪之小者即決遣之不收繫也繫之輕者即縱出之不復繫今時熱審減即其制

蕙田案唐月令四月之節日在昴昏翼中曉參中旦建巳位之初四月中氣日在畢昏牽牛中斗建巳位之中　又云是月也命樂正習盛樂大雩帝命有司禱祠山川方之卿士有益于人者以祈穀實是月也命有司祀雨師其移仲夏大雩於此月亦用鄭說又以竢當麥之下多羞以含桃一句

淮南子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在火服八風水竇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个以出夏令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南郊還乃賞賜封諸侯修禮樂饗左右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行爵出祿佐天長養四月官田其樹桃

逸禮夏則衣赤衣佩赤玉乘赤輅駕赤龍載赤旗以迎夏于南郊其先祭黍與鴈居明堂正廟啟南戶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注皆記時候也螳螂蟷蜋也鵙博勞也反舌百舌鳥）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騵載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麤養壯佼（注助長氣也）是月也命樂師修鞉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羽調竽笙箎篪饬鐘磬祝敔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

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
含桃先薦寢廟注此當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疏如鄭此言黍非新成直取舊生若及早哉移則有所傷損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毋焼灰注為傷火氣也毋暴布注不以陰功于太陽之事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注順陽敷物挺重囚益其食注挺猶寬也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注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注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堇王蒸也是月也毋用火南方注陽氣盛又用火于其方害微陰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注順陽在上也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注子之氣乘之也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注卯之氣乘之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

成民殃於疫注酉之氣乘之也

蔡氏邕曰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

許氏慎曰黍以暑得名小暑至農遂登黍

高氏誘曰雛新雞也毋燒炭草木未成不欲天物也是月炎氣盛猛布暴則脆傷之

馬氏晞孟曰一陰生而慝作螳螂生則慝之有見于形者也鵙始鳴則慝之有聞于聲者也反舌無聲則以陽敷而作者以陰收而息門閭毋閉利宣也關市毋索不恃察以窮民隱也挺重囚益其食不以其罪廢不忍人之政也

張氏虙曰火流則暑退暑極于火中此時方至也

方氏慤曰陰陽爭者陰方來與陽始遇也仲冬亦言之者陽方來與陰始遇也陽主生陰主死微陰既生則萬物向乎死矣故死生之理於是分也君子以陰陽方爭故宜潔誠居內退聽以待其定也仲冬不言毋躁者暑為躁寒為靜故至感陰生而角解麋陰類冬至感陽生而角解言木槿別于草也

蕙田案月令小暑至在仲夏之月日長至之前知古不以小暑為六月節逸周書時訓解又以此句為小滿後之第三候唐石經亦因

之葅因孟夏時候不足六數而取此以補之
耳農乃登黍注疏以此時黍猶未熟故云舊
黍蔡邕月令章句以蟬鳴黍當之則黍自別
有一種先熟者二說不同但玩經文與農乃
登麥農乃登穀之文一例當是新黍非舊黍
蔡說較長毋燒灰淮南灰作炭呂氏春秋同
以季秋草木黃落故伐薪爲炭仲夏樹木方
盛故禁燒炭其理亦可通也
又案唐月令五月之節日在參昏角中曉危
中斗建午位之初五月中氣日在東井昏亢
中曉營室中斗建午位之中　又云是月也
祀皇地祇于方丘是月也命有司祭先牧又
刪去農乃登黍天子以雛嘗黍一節以是月

黍未熟也又改大雩帝及挺重囚兩條入孟
夏之月而移孟夏聚畜百藥一條於此月

淮南子仲夏之月招搖指午存鰥寡振死事禁民無
發火五月官相其樹榆

易通卦驗夏至小暑博勞鳴蝦蟇無聲博勞性好單
棲其飛捘其聲嗅嗅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　夏
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鐘或調六律或調五音
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紀或調陰陽或調正德
所行作樂五日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
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其數七其味苦其
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
草爲螢注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螢飛蟲蟲螢火也天子居明堂右个乘赤路駕

赤騅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麤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是月也令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旂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注)堅刃也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注)土將用事氣欲盡搖養氣(注)大事興徭役以有爲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注)謂出徭役之令以豫驚民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于稼穡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注)潤溽謂塗濕也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注)謂欲稼菜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于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注)辰之氣乘之也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注)戌之氣乘之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注)丑之氣乘之也

應氏鏞曰物得氣之先發氣未萌而鷙猛之鳥已習于擊迎殺氣之微也涼氣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于壁迎涼氣之微也方氏慤曰神農者農之神孰農功而用之于明者人持農功而主之于幽者神水潦盛昌則百穀被其澤而向于成是神農將守其成也苟舉大事以妨之則是違神逆天而天之災適當之矣

吳氏澄曰田疇謂熟耕而其土疏確者域者土疆謂耕難而其土堅硬者

蕙田案唐月令六月之節日在東井昏氐中曉東壁中昏尾中曉奎中斗建未位之初六月中氣日在柳昏張中曉婁中斗建未位之中又唐本改命澤人納材葦入孟秋之月改命漁師伐蛟及令四監大合秩芻二節入季秋之月

〔淮南子〕季夏之月招搖指未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其蟲羸其音宮律中黃鐘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涼風始至蟋蟀居奧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蚜天子衣苑黃服八風水竇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其畜牛朝于中宮命涼人入材葦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杯鬱厚席蓐以送萬物歸也六月宮少內其樹梓

蕙田案淮南無中央令即見于季夏之月與月令異

中央土〔注〕火休而盛德在土也其日戊己〔注〕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注〕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注〕土生數五成數十言五者土以生爲本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

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注〕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圜象土周布于四時閎謂中寬象土含物

張子曰五行之氣分主四時土固多于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同中央土在季夏之末者以易言之八卦之位坤居西南當離兌之間離兌則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吳氏澄曰倮人類也人類之貴于羽毛鱗介猶土之尊于木火金水也

蕙田案唐月令有是月也祀黃帝于南郊

〔淮南子〕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治四方其神爲鎮星其獸黃龍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注〕庚之言更也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其帝少皞其蟲毛〔注〕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者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注〕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注〕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謂蜺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刑戮之而已天子居總

童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注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藏）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于廟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飭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注順秋氣政尚嚴）命理瞻傷察創視折（注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司寇）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注黍稷之屬于是始熟）命百官始收斂（注順秋氣收斂物）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牆垣補城郭（注象秋收斂物當藏也）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注亥之氣乘之也）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注巳之氣乘之也）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注寅之氣乘之也）

馬氏晞孟曰涼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候交矣寒蟬鳴則物之生于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則時主殺而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也于是可以設罻羅矣

方氏慤曰穀謂稷也孟夏之麥仲秋之稻皆穀獨于稷言穀以稷為五穀之長也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穀之神謂之社稷皆以此爾

蕙田案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當於斷字絕句蔡邕云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盖此四者其受傷有輕重之殊故曰瞻曰察曰視曰審亦有深淺之別刑官相驗之法大畧盡于此矣注疏本以審斷決為句陳氏澔集說亦同惟陸佃吳澄徐師曾皆從蔡氏今從之

又案唐月令七月之節日在張昏尾中曉婁
中斗建申位之初七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
曉昴中斗建申位之中又唐本于具桎梏下
有斷薄刑決小罪六字無禁止姦以下三十
一字蓋因鄭氏注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爲
非故移置此月也又于命百官始收斂下增
入命澤人納材葦六字無完隄防以下十字
又毋以封諸侯一條唐本亦無之

淮南子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
其神爲太白其獸白虎　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盛德
在金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
白鐘其兵戈其畜狗朝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求不
孝不悌戕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行是月令涼風

至三旬七月官庫其樹棟

尚書大傳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
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

詩記律樞蟋蟀在堂流火西也　立秋促織鳴女工
急促之候也

春秋考異郵立秋趣織鳴

尚書考靈曜虛爲秋後昴爲冬期陰氣相佐德乃不
邪子助母教母合子符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
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
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盲風至鴻雁來元鳥歸羣鳥
養羞（注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歸謂去蟄也羞謂所食也）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
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

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大小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注麻始熟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實窖修困倉（注為入物當藏也）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注始為禦冬之備）乃勸種麥毋或失時行罪無疑（注麥者接絕續之之穀尤重之）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注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前八月中兩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天根見而水涸天根見九月末也）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注卯之氣乘之也）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不生（注午之氣乘之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注子之氣乘之也）

方氏慤曰盲者閉暗之稱當建酉閻閽戶之月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閶闔元鳥至以陽中故歸以陰中也蓋謂所美之食養之以備冬藏也

陳氏澔曰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

徐氏師曾曰農事早故可以興土功城郭都邑功之作于下者

蕙田案唐月令八月之節日在翼昏南斗中

曉畢中斗建酉位之初八月中氣日在軫昏

南斗中曉東井中斗建酉位之中又唐本有

是月也命樂正習吹上丁釋奠于國學天子

乃率公卿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命有司上

戊釋奠于太公廟是月也擇元日命人社是
月也祀多月于西郊是月也命有司享壽星
于南郊是月也命有司祭馬社自乃命司服
以下三十二字及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
俱改入季秋之月築城郭以下四句易闗市
以下九句俱改入孟冬之月

淮南子仲秋之月招搖指酉凉風至候雁來元鳥歸
羣鳥翔八月官尉其樹柘

王居明堂禮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 仲
秋乃命國醵

春秋感精符八月白露降鶴鳴相儆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

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
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
華豺乃祭獸戮禽（注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蛤蜊也爵猶雀也）天子居總章右
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
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
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注內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乃命冢宰農事備收
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倉祇敬必飭是月也霜
始降則百工休（注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
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
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
諸侯所稅于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
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注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于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

駒咸駕載旌旆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壯面誓之天子乃厲鮹靴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注伐木必因殺氣)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注墐謂塗閉之辟殺氣)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注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也)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注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注稻始熟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疥癘(注未之氣乘之也)是月也(注丑之氣乘之也)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注辰之氣乘之也)

方氏慤曰萬物皆華于陽獨鞠華于陰故言有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獨言其色者其色正應陰之盛也

陳氏澔曰雁以仲秋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如先登者為主人從之以至者為客也專務收斂諸物于內以合天地閉藏之令也宣出則悖時矣

張氏虙曰為政無取乎督促獄刑則惡乎留滯入秋以來孟月則嚴之仲月又嚴之季月乃趣之桎梏之苦箠楚之痛望而畏之此豈可留者易曰山上有火旅先王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象之信矣不處也聖人以不留獄旅

欽定義疏月令紀雁為詳以生于陰而能從陽故重之重之故詳之十二月雁北鄉則七月南鄉可知鄉之未啟行也正月鴻雁歸啟行未至南也九月則若賓之至矣九月來賓則三月至其鄉可知詳于南其所見也畧于北其所不見也于北曰歸歸其鄉也于南曰來賓客之也

蕙田案高誘注淮南子云賓爵老雀也栖息于人房戶之間有似賓客故云賓爵春秋正義引張叔皮論有賓爵下菑田鼠上騰之語蓋主高氏與注疏不同未知孰是

又案唐月令九月之節日在角昏牽牛中曉東井中斗建戌位之初九月中氣日在氐昏

須女中曉柳中斗建戌位之中又唐本有是
月也命有司伐蛟取鼉登龜取龜是月也命
有司具飭衣裳文繡有恒衣服有量冠帶有
常必循其故是月也命有司合秩芻以養犧
牲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
宗廟社稷之靈爲人祈福是月也趣人收斂
務蓄菜而無爲來歲受朔日教田獵趣獄刑
收祿秩不當供養不宜諸文

淮南子季秋之月招搖指戌九月官候其樹桃
王居明堂禮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
詩記律樞天霜樹落葉而鴻雁南飛
春秋感精符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
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霜誅伐不
行則冬霜不殺草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注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
其帝顓頊其神元冥其蟲介(注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其
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注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其味鹹其臭朽
其祀行祭先腎水始氷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
見(注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天子居元堂左个乘元路駕鐵驪載元
旂衣黑衣服元玉食黍與豵其器閎以奄(注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
奄象物閉藏也)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
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
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是月也命太師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注周禮龜人上春釁龜
謂建寅之月也春以其
歲首使太史釁龜與周異矣
注九月授衣至此下以加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

塞而成冬(注使有司助閉藏之氣)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飭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注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注因盛德在水收其殺)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注寅之氣乘之也)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注巳之氣乘之也)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注申之氣乘之也)

方氏慤曰冰即水也水以陽釋冰以陰凝凍氣閉而陽不能煦也孟冬重陰之始故言水始冰地始凍焉冰虞即周禮澤虞漁師即周禮獸人命是二官者各以其職故也仲秋言行罪無疑無赦未至于無赦也失時之罪小故止于無疑取怨之罪大故曰無赦

馬氏睎孟曰雉火屬蜃水屬陽不勝陰而並與遷焉故化蚯以陰干陽故見至是陽升陰降而弗通故藏

蕙田案唐月令十月之節日在房昏虛中曉張中斗建亥位之初十月中氣日在尾昏危中曉翼中斗建亥位之中又唐本有是月也可以築城郭造宮室穿竇窖修囷倉是月也祭神州地祇于北郊是月也命有司祭司寒是月也命有司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是月也易關市來征旅納貨賄以便人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是月也命有司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齊必

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
酒官監之無有差貸其移仲冬乃命大酋一
節于此月則取
文也又改太史釁龜入孟春之月改天子祈
來年于天宗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入季
冬之月
淮南子壯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元冥執權而治冬
其神爲辰星其獸元武　孟冬之月招搖指亥盛德
在水服八風水釁松燧火壯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
磬石其兵鑈其畜豵朝于元堂左个以出冬令命有
司修羣禁禁外徙閉閭大捘客斷罰刑殺當罪阿上
亂法者誅十月官司馬其樹檀
王居明堂禮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牧牛馬

尚書大傳天子以冬命三公并固封境以望冬固地
藏也
逸禮冬則衣黑衣佩元玉居明堂後廟啟北戶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
頊其神元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
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氷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
交注皆記時候也鶡曰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　天子居元堂太廟乘元路駕鐵驪載
元旂衣黑衣服元玉食黍與豵其器閎以奄飭死事注飭事
戰必有死志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
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
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注暢猶充也太陰用事尤重閉藏是月也命
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
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

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
酋監之毋有差貸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
澤井泉（注順其云德盛之時祭之也）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
有放佚者取之不詰（注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山林藪澤有能
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
不赦（注務收斂野物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注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萌芽也）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
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
角解水泉動（注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馬薤也水泉動潤上行）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注此其堅成之極時）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注謂去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塗閉關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
也（注順時氣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
（注午之氣乘之也）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注酉之氣乘之也）

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注卯之氣乘之也）

高氏誘曰始坼凍裂也鶡旦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虎陽中之陰陰氣盛以類發也

朱子曰暢月謂陽
久屈而得伸也

張氏處曰寒氣增于地之上故冰益壯暖氣生于地之下故凍者坼游惰之民為人所取上未嘗加問惡其惰也勤力之民為人侵奪上為之罪其人喜其勤
也上之示民
好惡者如此

馬氏睎孟曰夏為正陽陰始間之冬為正陰陽始間之有爭道焉于冬至曰
諸生蕩見陽足以勝陰于夏至曰死生分見陰之來不過與陽為敵而已
陳氏澔曰此與夏至同而有謹之至者仲夏之陰猶敎
陽未至于甚傷此時之陰猶甚微陽當在于善保故也
方氏慤曰芸荔挺皆香草凡物之氣感陰者腥感陽者香蚯蚓感正陽之氣而
後出故微陽始生而猶結言形之未解也是月陰極而終故冰益壯陽生而始
煖動其氣然也

蕙田案呂氏春秋淮南子唐月令俱無飭死
事三字朱子定以爲衍文益因孟冬有賞死
事之文誤重出于此
又案唐月令十一月之節日在箕昏營室中

曉軫中斗建子位之初十一月中氣日在南
斗昏東壁中曉角中斗建子位之中又唐本
有是月也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是月也命有
司祭馬步自乃命大酋以下改入孟冬之月
又刪去命之曰暢月句省婦事毋得搖句及
塗闕庭門閭三句

淮南子仲冬之月招搖指子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
易通卦驗荔挺不出則其國多火災　冬至之前五
日商賈不行兵甲伏匿人主與羣臣左右從樂　冬
至日使八能之士鼓黃鐘之琴瑟用槐木長八尺一
寸　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
如度者則歲美人和不則歲惡人惑晷入則水晷退
則旱進二寸則月食進尺則日食

孝經援神契仲冬昴星中取莒芋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其日壬癸其帝顓
頊其神元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
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雁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注皆記時候也）
元玉食黍與豵其器閎以奄（雊雉鳴也）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
以送寒氣征鳥厲疾（注殺氣當極也征鳥鷙有也或名曰鷹仲春化為鳩）乃畢山川之祀
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祉
乃嘗魚先薦寢廟（注此時日在壯陸氷堅厚之時也）氷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
具田器（注明大寒既過農事將起也）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
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
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注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匝于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歲且更

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注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于耕稼之事不可徭役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注周禮以正月為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于夏殷也）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列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注戌之氣乘之也）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注辰之氣乘之也）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氷凍消釋（注未之氣乘之也）

馬氏晞孟曰雁北鄉則順陽而復也雉火畜也感于陽而後有聲雞木畜也麗于陽而後有形方氏慤曰氷之入也為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為陽事之始以氷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

惠田案唐月令十二月之節日在南斗昏奎中曉亢中斗建丑位之初十二月中氣日在須女昏婁中曉氏中斗建丑位之中又唐本有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旆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有司撝扑壯面以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有司修祭禽之禮天子乃禘百神于南郊爲來年祈福于天宗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是月也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于人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其移季秋須朔于此月者以須朔當在歲終也移孟冬祈年于宗於此月亦以祈年當在歲終也唐本又刪

去乃畢山川之祀以下三句乃命同姓之邦
以下六句

淮南子季冬之月招搖指丑雁北鄉鵲始巢雉雊雞
呼卵十二月官獄其樹欒

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
樂

說文冬至後三戌爲臘祭百神也

易通卦驗小寒虎始交豺祭獸鵲者陽鳥先物而動
先時而應見于木風之象

尚書大傳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搏桑之野帝
太皞神句芒司之自冬日至數四十六日迎春于東
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棄旂旐尚
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
春之樂也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禱用牡索祀于戶
隅貌必恭厥休時雨朔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窒
達障塞待優其禁毋伐林木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
牲先脾設主于戶索祀于竈正朔令曰棄怒惡解役
舉免優患休罰刑閉關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
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季春之月御青陽右
个薦用鮪索祀于巽隅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四
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役于郊以禳春氣南
方之極自壯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
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階七
等赤稅七棄旂旐尚赤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倡之
以徵舞之以鼓鞉迎夏之樂也孟夏之月御明堂左
个嘗麥用羭索祀于巽隅祝必明厥休時燠朔令曰

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簒隄防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牲先肺設主于竈索祀于離正朔令曰振貧窮惠孤寡慮囚疾出大祿行大賞其禁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乃令民雩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牲先心設主于中霤索祀于坤隅思必睿厥休時風朔令曰起毀宗立無後封廢國立賢輔卹喪疾中央之極自崑崙中至大室之野帝黄帝神后土司之土王之日禱用牲迎中氣于中室樂用黄鐘之宮爲民祈福命世婦治服章令民口其禁治宮室飾臺榭内淫亂犯親戚侮父兄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蓐收司之自夏日至數四十六日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棄旌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倡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當轂用犬索祀于坤隅言必從厥休時暘朔令曰審用法備盜賊禁姦慝飾羣牧謹貯聚其禁毋弛戎備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先肝設主于門索祀于兑正朔令曰謹功築遏溝瀆修囷倉決刑獄趣收斂其禁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乃令民畋醮庶毗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滛其苗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薦用田禽索祀于乾隅朔令曰除道路守門閭陳兵甲戒百官誅不法除道成梁以利農夫壯方之極自丁令壯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元冥司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于壯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棄旌尚黑田車載甲鐵號曰助天誅倡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孟冬之

月御元堂左个祈年用牲索祀于乾隅聽必聰厥休
時寒朔令曰申羣禁修障塞畢積聚繫牛馬收澤賦
其禁無作搖巧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牲先腎設主
于井索祀于坎正朔令曰搜外徒止夜禁誅詐僞省
醞釀謹閉關其禁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乃
令民罷土功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薦用魚索祀于
艮隅朔令曰省牲栓修農器收秸薪築囷圄謹蓋藏
乃大儺以禳疾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蕙田案此洪範五行傳篇中之文與月令大

同

又案四仲之月索祀于震離兌坎四正四孟
四季之月索祀于艮巽坤乾四隅此以後天
八卦方位定四方其實四隅之祭各有不同

孟春之艮兼寅季冬之艮兼丑季春之巽兼
辰孟夏之巽兼巳季夏之坤兼未孟秋之坤
兼申季秋之乾兼戌孟冬之乾兼亥也後世
術家以八卦配干支定爲二十四干去戊己
土無正位也八卦去子午卯酉坎離震兌四
正也或疑後天卦位出于方外陳摶之傳而
未信之難與語仰觀俯察之妙矣

逸周書時訓解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
振又五日魚上氷風不解凍又五日蟄蟲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
奸陽魚不上氷甲胄私藏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
鴻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雁
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驚蟄之日桃
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桃不始華是

謂陽否倉庚不鳴臣不口主鷹不化鳩鷃戎數起春分之日元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元鳥不至婦人不口雷不發聲諸侯口民不始電君臣威震清明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鴽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有大寒田鼠不化鴽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苞亂穀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萍不生陰氣憤生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勝不降于桑正教不中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螻蟈不鳴水潦滛漫蚯蚓不出變奪后王瓜不生困于百姓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靡草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謂陰慝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

螳螂不生是謂陰息鵙不始鳴令奸壅偪及舌有聲佞人在側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鹿角不解兵戈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癘疾小暑之日温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又五日鷹乃學習温風不至國無寛教蟋蟀不居壁急迫之暴鷹不學習不備戎盜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腐草不化爲螢穀實鮮落土潤不溽暑物不應罰大雨不時行國無恩澤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皆力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口農不登穀暖氣爲災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

元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鴻雁不來遠人背畔元鳥
不歸家室離散羣鳥不養羞下臣驕慢秋分之日雷
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又五日水始涸雷不始收
聲諸侯淫佚蟄蟲不培戶口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
爲害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化爲蛤
又五日菊有黃華鴻雁不來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
失時之極菊無黃華土不稼穡霜降之日豺乃祭獸
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豺不祭獸爪牙
不良草木不黃落是爲愆陽蟄蟲不咸俯民多流亡
立冬之日水始氷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
爲蜃氷不氷是爲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雉不入
大水國多淫婦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
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虹不藏婦不專一
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
母后淫佚大雪之日鶡鳥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
荔挺生鶡鳥不鳴口口虎不始交口口口口荔挺不
生卿士專權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
日水泉動蚯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
水泉不動陰不承陽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
巢又五日雉始雊雁不北鄉民不懷土鵲不始巢國
不寧雉不始雊國大水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鷙
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雞不始乳淫女亂男鷙鳥
不厲國不除兵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
王氏應麟曰周書時訓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
桃始華易通卦驗先雨水後驚蟄此漢太初後術也
又案三統術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而時訓通卦驗清

明在穀雨之前與今術同然則二書皆作于劉歆之後時訓非周公書明矣是以朱子集儀禮取夏小正而不取時訓

蕙田案逸周書本非古書而時訓一篇尤爲淺陋蓋漢儒剽取月令之文分爲七十二候傅會以占驗之說後之術家言五日一候者率準乎此唐開元中御定月令乃以竄入禮記正文無識甚矣月令以天時草木鳥獸記每月之候此古法也每月中少者四五候多者七八候節氣與中氣交則候隨應之豈有五日而一候應又五日而一候應之理乎又每月既定爲六候不可增多故仲夏則去木堇榮一候仲秋則去盲風至一候仲冬則去

氷益壯地始坼芸始生三候矣亦不可減少故孟夏則以次月之小暑至補之而與月令之文相矛盾矣孟秋則以天地始肅爲一候孟冬則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與閉塞而成冬分爲二候然月令所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未嘗以紀孟春之候何獨於此月紀之且閉塞而成冬即上騰下降之驗尤不可分爲兩事其支離雜湊如此至占驗之法出于讖緯家言尤無可取也

右時令下

後漢書禮儀志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律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每歲上其年律先立春立夏大暑

宋書禮志漢制太史每

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中以令置案上奉以先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

通典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奏曰前後但見讀四時令至于服黃之時獨闕太史令高堂隆以爲黃屬土也土旺四季各十八日土生于火故于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時不以土行爲令也是以服黃無令斯則魏代不讀大暑令也

宋書禮志晉成帝咸和五年六月有司奏讀秋令侍中散騎侍郎荀奕兼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駁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新荒以來舊典未備臣等參議光祿大夫華恒議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如比熱隆赫臣等謂可如恒議依故事闕而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案五年三月門下駁依武皇夏闕讀令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祇述天和隆赫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令奏可

宋太祖常讀土令三公郎中每讀時令皇帝臨軒百僚備位多震悚失常儀唯世祖世劉勰太宗世謝緯善於其事人主及公卿並屬目稱歎

隋書禮儀志北齊制立春日皇帝服通天冠青介幘青紗袍佩蒼玉青帶青袴青襪舄而受朝于太極殿西廂東向尚書令等坐定三公郎中詣席跪讀時令訖典御酌巵酒置郎中前郎中拜還席伏飲禮成而出立夏至立秋則施御座于中楹南向立冬如春東向各以其時

之服色儀並如春禮

通典唐貞觀十一年復修四時讀令開元十六年命太常少卿韋縚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孟月朔日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西置案令韋縚坐而讀之諸司長官亦升殿列坐聽焉歲除罷之

杜氏佑曰讀時令非古制也自東漢始焉其後因而沿襲案太宰職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人觀之又春官太史頒告朔于邦國玉藻復云聽朔于南門之外並無讀時令故事而辟閻仁諝云元日受朝讀令此則聽朔禮畢合于玉藻之文王方慶雖有所駁大旨與仁諝不異皆臆說也凡言時者謂四時耳若正月之朔讀令則合云歲令何以謂之時邪其夏秋冬又何爲不讀邪則辟閻輩誤矣

陳設

禮部尚書先讀令三日奏讀月令承以宣告前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于青龍門外道北南向（仲春于青陽太廟季春于青陽右个孟夏于明堂太廟季夏于明堂右个孟秋于白虎門外道北南向仲秋于總章右个孟冬于元武門外道西東向仲冬于元堂太廟季冬于元堂右个）尚舍奉御設御座守宮設文武官次于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夏俱西向秋俱北向冬俱東向）設羣官次于壁水東門之外（夏南門之外秋西門之外冬北門之外）文官在北（夏在東秋在南冬在西）武官在南（夏在西秋在北冬在東）俱西上（夏北上秋東上冬南上）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座于青陽左个（仲春于青陽太廟季春于青陽右个孟夏于明堂太廟季夏于明堂右个季夏土王日讀土令于太廟太室孟秋于總章左个仲秋于總章太廟季秋于總章右个孟冬于元堂左个仲冬于元堂太廟季冬于元堂右个）近西東向（夏近北南向秋近東西向冬近南北向）守宮設三品以上及諸司長官坐于堂上文官于御座東南俱重行西上（夏北上秋東上冬南上無官長者次官一人升

判官不合 設刑部郎中讀令座于御座東南北向有案 夏西南東向秋西北南向冬東北西向 設文官解劍席于丑陛之左 仲春于寅陛之左季春于卯陛之右仲夏于午陛之右季夏于未陛之右仲秋于申陛之右季秋于酉陛之右仲冬于戌陛之右季冬于子陛之右 皆內向太樂令展宮懸于青陽左个之庭 仲春于青陽太廟之庭季春于青陽右个之庭孟夏于明堂左个之庭仲夏于明堂太廟之庭季夏于明堂太廟之庭孟秋于總章太廟之庭季秋于總章右个之庭孟冬于元堂左个之庭仲冬于元堂太廟之庭季冬于元堂右个之庭 設舉麾位于堂上寅陛之南北向 仲春于堂上辰陛之南俱北向孟夏于堂上午陛之西季夏于堂上未陛之西俱東向孟秋于堂上酉陛之北仲秋于堂上酉陛之北季秋于堂上子陛庭下之東季冬于堂上丑陛庭下之東俱西向 一位于樂懸東南向 夏于樂懸東南西向秋于樂懸西北東向 典儀設三品以上及應升堂者位于懸東 夏于懸南北向冬于樂懸西南秋于懸北 文左武右俱重行西向 夏北向秋東向冬南向 相對為首設非升堂者位文官四五品于懸北 夏懸東秋懸南冬懸西 六品以下于其東 夏于其南秋于其西冬于其北 絕位俱南向 夏俱西向秋俱北向冬俱東向 武官四品五品于懸南 夏懸西秋懸東 六品以下于其東 夏于其南秋于其西冬于其北 當文官俱北向 夏東向秋南向冬西向 儀位于懸之西北 夏于懸南秋于懸東北冬于懸西南 皆重行西上 夏北上秋東上冬南上 設典儀位于懸東南向 夏俱西向秋俱北向冬俱東向 奉禮設贊者二人在東差退俱重行相向西上 夏北上秋東上冬南上

鑾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守宮設從駕之官五品以上次于承天門外東西朝堂如常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殿庭如常儀其日未明七刻撾一鼓為一嚴 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 侍中版奏請中嚴奉禮設從駕羣官五品以上位文官于東朝堂之前西向武官于西朝堂

黃門侍郎進當鑾駕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鑾駕發引俛伏興退復位（凡黃門侍郎奏請皆進當鑾駕前跪奏稱具官某言俛伏興）鑾駕動又稱警蹕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以出千牛將軍夾路而趨駕至太極門偃麾戛敔樂止出太極門鼓柷奏采茨之樂出嘉德門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至順天門（于明堂讀令則至承天門）侍臣上馬所司陳小駕鹵簿未明二刻撾三鼓為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于殿庭謁者引從駕羣官各就朝堂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閤奉迎侍中奉寶如式乘黃令進金輅于西閤外南向千牛將軍一人執長刀立于輅前壯向黃門侍郎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又在黃門之前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奮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帝服通天冠青紗袍（夏絳紗季夏土王之日佩黃玉黃紗秋白紗冬黑紗）佩蒼玉（夏佩赤玉季夏土王之日佩黃玉秋佩白玉冬佩元玉）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千牛將軍前執轡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侍中中書令以次侍如常儀

常儀

讀令

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青陽左个之庭

如常 仲春青陽太廟之庭季春青陽右个之庭孟夏明堂左个之庭仲夏明堂太廟之庭季秋總章右个之庭孟冬元堂左个之庭仲冬元堂太廟之庭季冬元堂右个之庭 先置羣官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

服駕將至典謁各引先置羣官俱集次各服其

門外迎輅南向千牛將軍降立于輅右侍中進當鑾駕

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

輅御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典謁引文

武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入

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典謁

引羣官非升座者入就位刑部郎中以月令置于案覆

以帕令史二人俱絳公服對舉案立于武官五品以上

東南郎中立于案後南面冬寸武官東北郎中立于案後西面 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御輿出次曲直華

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入自青龍門 夏入自朱雀門秋入自白虎門冬入自元武門 皇帝

初入門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柷奏太

和之樂 皇帝自寅陛 夏升自巳陛秋升自申陛冬升自亥陛 入即御座東向坐 夏南向坐秋西向坐冬北向坐 符寶郎奉寶置于御座侍臣夾侍如常儀戛敔

樂止典儀一人升立于左个東北南向 夏東南西向秋西南冬西北東向 典

謁引公王以下入就西面位 夏北面位秋東面位冬南面位 上公初入門舒

和之樂作 凡公行皆作舒和之樂 公至

贊者承傳 凡典儀有詞贊者皆承傳 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跪奏稱侍中

臣某言請延公王等升俛伏興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

詣左个東北南面 夏東南西面秋西南冬西北東面 稱詔延公王等升俛伏

興又侍中典儀承傳堂下贊者又承傳在位皆再拜典

謁者以次引西面位者夏與謁引北面位者秋引東面位者冬引南面位者各詣其階公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公王以下俱升席跪解劍俛伏興脫舄通事舍人各引升立于座後刑部郎中奉案進立于卯陛下侍中跪奏請讀月令俛伏興侍中稱有制曰可侍中退復位刑部郎中再拜就解劍席跪解劍俛伏興脫舄取令持案者仍立于下通事舍人引刑部郎中奉令升自卯陛詣席南北向跪置令于案俛伏興立于席後堂上典儀唱就座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並就座俛伏興坐刑部郎中讀令每句一絶使言聲可了讀令訖堂上典儀唱可起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以令置于案與羣官俱跪佩劍俛伏興納舄典謁各引還本位公初行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典謁引西面位者出夏北面秋東面冬南面公初行樂作出門樂止

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降座御輿出之便次警蹕侍衛如來儀出門樂止典謁引南北面位者以次出夏引東西面秋引南北面冬引西東面

春令其文具小戴禮篇故不繁載

鑾駕還宮

皇帝既還大次持節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位皇帝停大次一刻頃搥二鼓爲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奏請中嚴五刻頃搥三鼓爲三嚴謁者贊引各引羣官序立于次前文武侍臣詣大次奉迎乘黃令進金輅于大次門外南向夏北向秋西向冬東向千牛將軍立于輅右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升執轡皇帝御輿出次繳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發引退復

位鑾駕動稱警蹕如來儀黃門侍郎贊者夾引千牛將軍夾路而趨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攉停勅侍臣上馬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訖黃門侍郎奏稱請勅車右升侍中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發引退復位鼓傳音鑾駕動鼓吹振作而還文武羣官皆從如來儀鑾駕至承天門外侍臣下馬所鑾駕停文武侍臣皆下馬千牛將軍降立于輅右訖鑾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駕入嘉德門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左五鐘皆應鼓柷奏采茨之樂至太極門戛敔樂止入太極門鼓柷奏太和之樂駕至橫街北當東閤迴輅南向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御輿以入繖扇侍衛警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閤戛敔樂止初文武羣官至朝堂通事舍人承旨勅羣官並還皇帝既入侍中版奏請解嚴卽鉦將士各還其所

皇帝於太極殿讀五時令

禮部尚書先讀令三日奏讀時令承以宣告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座于太極殿北廂南向尚舍直長設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及諸司長官座于殿上文東武西重行相向北上（無長官者次官一人升判官不合）設刑部郎中讀令座于御座西南東向有案去御座二丈設解劍席于東西階下如常儀太樂令展宮懸于殿庭設舉麾位于殿西階之東西向一位于樂懸東南西向並如朔朝之儀典儀設文武三品以上及應升殿者位于南橫街之南道東設武官位于道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爲首非升殿

者位于殿庭文東武西如常設典儀位于壯橫街之南
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奉禮設門外位文官于東
朝堂近南西面武官于西朝堂近南東面每等異位重
行北上俱依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陳于殿庭如
常文武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便次各服其服侍中量
時版奏請中嚴銀戟近仗入陳于殿庭太樂令帥工人
入就位協律郎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入服其器服符
寶郎奉寶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入就位典謁引羣官
各就門外位刑部郎中以時令置於案覆以帕令史二
人俱公服對舉案立于右延明門內道北郎中立于案
後東面典謁者引非升殿者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
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
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撞黃鐘之鐘右五

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出
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于御座如常儀
偃麾戛敔樂止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侍臣夾
侍如常儀典謁引公王以下入就壯面位公初入門舒
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羣官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
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延公王
以下等升俛伏興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階上西
向稱詔延公王等升殿上典儀承傳階上贊者又承傳
在位者皆再拜興謁以次引壯面位者詣東西階公初
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公王以下俱升席跪解劍俛伏
興脫舄通事舍人以次引升殿者立于座後刑部郎中
引案進立于西階下侍中跪奏請讀時令俛伏興又侍
中稱制曰可侍中退復位刑部郎中再拜就解劍席跪

解劍俛伏興脫舄取令持案者仍立于階下通事舍人引刑部郎中奉令升自西階詣席西東向跪置令于案俛伏興立于席後殿上典儀唱就座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並就座俛伏興刑部郎中讀令每句一絶使言聲可了讀令訖殿上典儀唱可起公王以下皆起通事舍人引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退降刑部郎中以令置于案興羣官俱跪佩劍俛伏興納舄典謁各司還本位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典謁引壯面位者出持令案者自右延明門而出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警蹕侍衛如來儀從至閤樂止典謁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讀夏令與春令同讀秋令與冬令同設刑部郎中讀令座于御座東南西向令案立于右延明門內道北郎中立于案後西面升階自東階除取讀春令同皇帝若御

翼善冠則羣官皆袴褶服陳解劍席若不設樂懸去警蹕

通典乾元二年十二月丙寅立春御宣政殿命太常卿于休烈讀春令常參官五品以上正員並升殿與坐

右後漢至唐讀時令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參校

嘉禮七十四

體國經野

蕙田案周禮六官之職皆冠以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而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著其疆域山藪川浸人民畜牧之事最詳朱子儀禮經傳王朝禮有制國建侯二篇蓋亦爲國以禮之一鉅典也第古今沿革既多載籍浩衍虞書九共先儒以爲九邱其篇軼矣今虞書禹貢周禮及史記河渠書班史地理志而下列代史志以及桑氏欽水經

杜氏佑通典元和郡國志寰宇記鄭氏樵通志馬氏端臨通考王氏應麟通釋下至各省府州縣志書並遊覽記載之語不可勝數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近代爲專家之學者有胡氏渭闇氏若璩黃氏儀研精地理於經皆有著述其功賢於曩哲今爲舉其要領自虞十二州夏禹貢商九有周職方春秋三傳凡地之見於經者集諸賢之說略爲箋疏以通古今之郵而禹貢以山川定疆界爲萬世不可易之書其中如九河三江九江黑水等論議紛如有闕經義而導河一節尤爲列代治河之祖特詳著之秦漢而下史志無缺第摘其統要以見於後云

書舜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傳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　疏禹貢治水之時猶爲九州今始爲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徐梁幽并山川於禹貢皆舊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爲之也爾雅釋地燕曰幽州齊曰營州齊即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爲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

朱子曰舜攝帝位命禹平水土以冀青地廣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恒山在今直隸真定府定州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并州直隸真定保定府山西太原大同府境是也）又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醫無閭山在盛京廣寧縣西五里幽州今直隸順天永平府及遼東之廣寧）又分青州東北遼東之地爲營州（遼東地在遼水東也營州即遼東定遼等衛）

胡氏渭曰舜典肇十有二州傳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正義云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見史記集解）鄭康成曰舜以青

州越海分齊爲營冀州南壯太遠分衛爲并燕以壯爲幽金氏通鑑前編曰九州之來舊矣而冀爲其壯自陶唐都冀其聲名文教自冀四達冀之壯土所及固廣矣及水土既平人民加聚於是分冀州自衛水以壯爲并州醫無閭之地爲幽州碣石以東接青州之壯爲營州是爲十二州禹考詩書傳記所紀其後復爲九州蓋九州爲正而幽并營不過分統青冀之故地是以殷之制分并爲幽合青爲營分梁以入于雍荆周之制合梁爲雍合徐爲青而并與幽冀復三焉略見爾雅詳見職方氏所記職方幽州其山鎮曰恒山其川虖池嘔夷然則營州其山碣石其川遼水與渭案虖池即衛水嘔夷即恒水也康成云分衛爲并殊不分明通典指爲衛水以壯而金氏因之復舉恒山虖池以證尤確若以爲康叔所封之衛則并冀當以衛漳爲界而冀域壯盡於平陽無是理也

又曰日知錄曰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先儒謂以冀青一州地廣而分之殆非也幽則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并則今忻代以北至塞外之地營則今遼東大寧之地其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故靡得而詳然而益稷之書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則冀方之北不應僅數百里而止遼史地理志言幽州在渤碣之間并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營衛志言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鄣其人土著而居并營以壯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或其說之有所本也劉三吾書傳謂因高山大川以爲限之意益幽并營三州皆分冀州之地今亦未有所攷渭營與閻百詩論及此事百詩曰宇人著書言幽在今桑乾河以北至山後諸州并在今遼東大寧並有塞外之地舜益至此始有先儒謂以冀青地廣而分者始非予時同客太原面質之曰此不過從舉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并州其澤藪曰昭余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二十二里俗名鄔城泊吾與君所共游歷者非石嶺關以南乎且亦知先儒之釋經苦心處乎知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則以周并州鎮曰恒山故知分冀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則以爾雅釋地脊曰營州故也不然徵閭故又知分青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則以爾雅釋地脊曰營州故也不然徵周禮爾雅二書欲于禹九州外枚舉舜三州之名且不可得況疆理所至哉鄭康成云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晉地理志同然以青之分而爲營也不獨以地廣實以吏民艱于涉海故別置一州以避其險漢光武以遼東等郡屬青州後還幽州與明嘉靖十三年改遼陽附順天鄉試者略同益古今情形亦不相遠云今案恒山虖池嘔夷皆并之山川而並載于禹貢安得謂其地非冀域自

此以北禹功所未及故闕無問不書非以其山在外國而略之也經紀揚州止于震澤豈可以會稽之山不載禹貢而謂浙江以南非揚域耶幽為冀之東北境也明甚後漢書及杜氏通典皆以嶲夷地在漢樂浪元菟郡界而青州首書嶲夷既略則朝鮮句麗諸國禹時實皆在青域況遼東渡海僅數百里乎堯遭洪水天下分絕謂冀之東北前閉而後通前距而後服於理亦無礙但不可謂二州之地從古所未有至舜而始開耳且禹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自堯都以北當有二千五百里之地三州非其固有冀非要荒二服將何所容哉先儒釋經未必皆是苟有確據不妨改從若此之類則又不如仍舊之為安矣

蒿田案漢地理志云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晝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帝王世紀云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顓帝所建帝嚳受焉通典宗其說亦謂顓帝置九州其說不見於經然祭法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則九州之名由來已久然刪書斷自唐虞故今以舜十二州為首至淮南墜形訓所稱天地之間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土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壯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周禮疏亦云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為九州此與騶衍說中國名為赤縣神州者九有裨海環之一區中國外如赤縣神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之說相似皆儒者所弗道今西洋人所繪坤輿全圖準南北極黃赤道度數渾圓之內海外之地正與淮南騶衍之義同莊子云存而不論可謂善於持論者矣

地理通釋帝堯都世紀帝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

是也堯山在焉郡縣志定州唐縣古唐侯國堯初封於此今定州北有古唐城唐水在西北入
唐河南有望都縣山即堯母慶都之所居也相去五十里都山一名堂山北
登堯山南望都山故名縣曰望都地理志堯山在唐縣南張晏以堯山
在唐東北望都北史紀堯作游成陽正義濮州雷澤縣是後又徙晉陽今太原縣也於周在
并州之域通志今平定軍有古晉陽城是其地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風為
唐國武王子叔虞封焉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
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括地志今晉州所治平陽故城
是也輿地廣記晉州臨汾縣本平陽隋改　平陽河水一名晉水韋昭云陶
唐皆國名或曰堯先居陶後居唐陶今廣濟軍定陶縣唐今中山府唐
縣堯後所封唐城在絳州翼城西二里括地志定州唐縣堯後所封
漢書音義唐今河東永安去晉四百里即疑也詩譜曰唐帝堯舊都之地今
太原晉陽堯始居此後遷河東平陽書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正義堯都平陽舜都蒲
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迹志曰自開闢以來皆河南建都雖黃帝之都堯舜禹之都於
今皆為河北在昔皆為河南地周定王五年以後河道堙塞漸
之邦冀并之壤皆為河南地從頓邱入渤海渤海今濱滄間也
帝舜都史記舜耕歷山書帝初于歷山往于田郡國志河東蒲坂
處括地志蒲州河中府河東縣雷首山亦名歷山南有舜井又越州餘姚縣有
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嬀州外城中有

井城北有歷山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南豐曾氏曰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世
之好事者因嬀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攷其實矣孟
子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
東方之地合於孟子闕記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今濟
南府漁雷澤括地志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鄭康成云在濟陰地
理志禹貢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墨子曰舜漁于雚澤通典
澤州陽城縣有雚澤水　陶河濱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今廣濟軍括地
志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何
必定陶作什器於壽邱壽邱在魯東門之北今在兗州曲阜縣東北六里附寶生黃帝子壽邱就時
於負夏孟子云遷於負夏鄭康成云衛地　堯典釐降二女于嬀汭嬀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
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水北曰汭括地志嬀州有嬀水源出城中耆舊傳曰即舜
嬀汭水經注世本曰舜居鄄鄄內在漢中西城或言嬀墟在西北舜所居也通典
鄄州西城縣有嬀墟帝王世紀曰鄄之姚墟世本曰饒汭古文尚書周語瀛內音
嬀汭括地志又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魯稽記云上虞三十里有
姚邱即舜所生也　嬪于虞括地志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
陽山西虞城是也舜居虞地以虞為氏郡國志太陽有吳山上有虞
城括地志宋州虞城縣舜後所封外紀本處虞之嬀汭號曰有虞氏　世紀舜
所營都或言蒲坂即河東縣今河中府南二里河東縣界蒲坂故
言潘今上谷嬀州城
是也外紀都蒲坂

書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冀高山大川傳洪水汎濫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

蔡氏集傳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冀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

冀州

錐指傳曰堯所都也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又曰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

地理今釋冀州今山西之大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直隸之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六府及真定河間二府西北境大名府濬縣西境盛京之錦州府河南之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其北直抵塞外陰山下之北東訖於大遼水也

胡氏渭曰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臨汾縣西南平陽故城是也　冀西距河河自今塞外東受降城南而東至山西大同府廢東勝州界折而南經平虜衛及太原府之河曲保德興縣汾州府之臨縣永寧寧鄉石樓平陽府之永和大寧吉州鄉寧河津營河臨晉蒲州是爲西河與雍分界　冀南亦距河河自蒲州過雷首山折而東經芮城平陸垣曲及河南懷慶府之濟源孟縣溫縣武陟衛輝府之獲嘉新鄉汲縣是爲南河與豫分界　冀東亦以河與兗分界自周定王五年河徙之後禹河故道堙廢而冀兗之界難分今案漢志魏郡鄴縣下云故大河向在東北入海

故大河者即王橫所云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者也河自汲縣南東北流至黎陽縣西南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大伾山一名黎陽山今在濬縣東南二里即賈讓所謂東山也枉人山一名善化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名上陽山即賈讓所謂西山也）濬縣舊志云在縣西十里蓋禹迹也（河徙由縣東故稱此為西河）自此而北歷蕩陰安陽鄴縣斥邱（東接內黃魏縣）至列人斥章之境左會衡漳（北入河杜佑曰漳水橫流至肥鄉縣界入河斥章今曲周縣地肥鄉漢列人縣地蓋漳水由二縣境注於河也）河自此東北入海及定王時南徙則衡漳東出循河故道而下至東光縣西與大河合王莽時河益徙而南漳水遂專達於海蓋禹河之故道也以今輿地言之濬縣（屬直隸大名府）湯陰（屬河南彰德府）安陽臨漳（並屬河南彰德府）成安（屬直隸廣平府）肥鄉曲周（並屬直隸廣平府）平鄉廣宗鉅鹿（並屬順德府）南宮新河（並屬真定府）冀州（並屬真定府）東鹿（屬保定府）深州（並屬真定府）衡水武邑武強（並屬真定府）阜城獻縣交河滄州青縣靜海天津（並屬河間府）皆禹時冀東瀕河之地中流與兗分界王制謂之東河北播為九河其經流爾雅謂之徒駭又同為逆河東至碣石入海後世謂之渤海者也

蕙田案冀之東西南皆距河與雍豫兗分界處胡氏考之詳矣若冀之東北與青分界及冀之北境則傳記俱無可考胡氏謂遼東為冀域而北當至陰山近是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錐指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

地理今釋壺口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有壺口山黃河之水注其中如壺然案孔傳梁岐在雍州今陝西西安府鄠城縣西北九十里之梁山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之岐山也蔡傳疑雍州之山不當載於冀州指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之呂梁山一名骨脊山者爲梁山汾州府孝義縣西之狐岐山一名薛頡山者爲岐山然二山去河甚遠不得謂河水所經曾攷云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州得此可釋蔡氏之疑

胡氏渭曰吉州漢北屈韓城則夏陽岐山則美陽也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龍門之上口爲孟門在今吉州西西直陝西延安府之宜川縣其下口即今河津縣壺口山盡處近世亦謂之龍門者西與韓城之龍門相對上口至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三子所稱呂梁山即禹貢之梁山也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公羊曰梁山河上山穀梁曰壅遏河三日不流水經河水南至龍門口注云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冀州有三壺口一在吉州西南禹貢之壺口也一爲汾陰縣西南之平山平水所出亦名壺口山又名姑射山郡道元謬以爲尚書之壺口一在長治縣東南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壺口杜注潞縣東有壺口關潞縣即今潞城縣關以山爲名此二山皆非禹貢之壺口也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韓城縣西北詩所云奕奕梁山也一在乾州西北西南

接岐山縣界即孟子云太王居邠踰梁山者非禹貢之梁山也（元和志誤以此山為治梁之梁）壺口山漢志在北屈縣東南括地志云在吉昌縣西南五十里吉昌今吉州也後魏延興四年於此置定陽郡及縣元和志云北屈故縣在定陽郡二十里正今州直北之地山當在其西南漢志云東南誤也梁山漢志在夏陽縣西北而諸志所言皆不同蓋是山綿亘百里自今郃陽縣西北抵韓城縣西北壯之麻線嶺皆梁山然向南則益西而去河愈遠唯韓城西北之山首枕西河北連龍門當以是為禹鑿之跡耳

薛田案胡氏考梁岐在雍州較蔡傳為優

觀承案治梁及岐仍以冀州之呂梁狐岐二山為是方序冀州不應越冀而攬入雍州之山也夫治水施功當自下流始則宜首事於兗因尊帝都故先冀而下文即次以兗可徵何得既尊帝都倏爾突入雍州上游吾恐下流未洩而上游之水忽來則帝都不將反為其壑乎則此亦統言壺口既載而呂梁狐岐諸山亦經略而整理之不必專以治河為言也即專主治河亦不必專以河岸之山為事也即如其說梁山枕河而岐山在鳳翔則去河亦已遠矣何獨呂梁狐岐宜以遠河為嫌耶

既多太原至於岳陽

〔錐指〕傳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

名即晉陽縣是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於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地理志河東彘縣有霍太山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

〔地理今釋〕太原即晉陽縣也今山西太原縣是東北去太原府治四十里蔡傳以爲今河東路太原府者亦統同言之也岳陽太岳一名霍太山今爲中鎮在山西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山周二百餘里南接岳陽趙城二縣北接靈石縣東接沁源縣界

胡氏渭曰岳陽就附近山南者言之則爲今岳陽趙城二縣蔡氏主岳陽一縣固非然經之所指亦不止此二縣揚雄冀州牧箴曰岳陽是都則堯都平陽亦岳陽也且如華山之陽附近者爲商州而山南之地非商州所可盡衡山之陽附近者爲衡陽縣而荆之南界非此縣所可盡至若岷山之陽更不知其所屆安得專指灌縣爲岷陽哉夫岳陽亦猶是也直抵南河又何疑焉

閻氏若璩曰後至於太岳專指山言此至於岳陽陽字所包者廣蓋既修太原二句直舉一千餘里用功而言也

薰田案岳陽胡氏閻氏之說是

覃懷底績至於衡漳

〔錐指〕傳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地理志清漳水出上黨沾縣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

入清漳

胡氏渭曰懷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衛
漳一名降水其入河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曲周二
縣界經所謂北過降水者也　漢志鄴縣東有故大
河北入海又廣平斥章縣注應劭曰漳水出治北入
河通典云衛漳入河在肥鄉縣界葢河由鄴東而北
漳從鄴北橫流至肥鄉斥章二縣界入河故酈氏以
爲禹貢之衡漳也以今輿地言之濁漳水出山西長
子縣發鳩山縣在潞安府西少南五十里東流經長治縣西又東北經
屯留潞城襄垣黎城平順又東經河南林縣至涉縣
東南清漳水注之清漳出山西樂平縣沾嶺縣在太原府平定州東南五十里縣西南有沾縣故城
至涉縣與濁漳合流東經安陽彭德府治臨漳在府東北八十里又東
北經直隸成安縣在廣平府西南六十里入肥鄉曲周二縣界肥鄉在府東南四十里曲周在府東北四十里禹貢之漳降盡於此矣

地理今釋覃懷今河南懷慶府地通典云懷州禹貢
覃懷之地是也衡漳清漳水出今山西太原府樂平
縣西南三十里沾嶺水經注所謂少山大龜谷也東
南至河南彰德府涉縣交漳口會濁漳水又東北流
入直隸界至廣平縣分二支一支東行入衛河一支
爲經流東北行經山東邱縣界復分二支一支北行
入大陸澤一支爲經流東北行經直隸清河阜城交
河至青縣合衛河北流至天津西沽合桑乾諸水東
行入海所謂老漳河也其一支入大陸者亦東北行
至天津西沽合諸水入海所謂新漳河也濁漳水出
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五十里發鳩山亦東南流

至交漳口會清漳

觀承案衡漳有清濁二水濁漳出山西長子縣西五十里之發鳩山清漳出山西樂平縣西南二十里之少山皆經潞安府入河南彰德府至臨漳縣合流爲交彰口由磁州入直隸境陸清獻毓輔地圖記謂漳河自磁州三臺口爲二支一支東流入成安縣逕肥鄉抵曲周合滏陽河一支北流入邯鄲縣逕永年至曲周合滏陽河歷雞澤平鄉任縣隆平寧晉至冀州滙滹沱河康熙中漳河南徙惟滹滏滙流今成安故瀆土人稱古漳河而廣平邱縣清河南宮武邑武強阜城交河皆有漳河舊瀆稱老漳河廣宗鉅鹿亦有漳河舊瀆稱小漳河大抵古漳河老漳河皆當日之經流而小漳河則其支流也又大名府有新舊二漳河皆自魏縣流入新漳又舊漳之支流也

又案舊時漳河自臨漳縣東北入直隸廣平府境歷成安廣平肥鄉曲周雞澤過平鄉合沙洺諸河過南河合澧河至任縣入大陸澤歷隆平寧晉新河南宮冀州衡水武邑武強阜城交河合滹沱河此其經流也其自臨漳縣東入直隸大名府境歷魏縣大名東北入山東東昌府境至館陶入衛河者其支流也今則經流幾絕支流日盛蓋自黃河南徙漳行河之故道漳復南徙以支流爲經流亦古

今水道一大變更也

又案漳河水經注亦曰衡水今衡水縣古時爲漳河下流以此得名下文導河云北過洚水水經注引地理志曰洚水發源屯留下亂童津是乃與童俱得通稱方輿紀要冀州有洚河枯瀆又漳水至寧晉縣歷南宮冀州衡水武邑武强又名胡盧河又新河縣長蘆水即漳河支流也武强縣有爽河洚水別名也括地志濁漳水亦名柳河歐陽忞曰漳河過魏縣亦謂之魏水畿輔地圖記謂衛水爲直隸諸河之綱直隸西南諸水莫大於漳與滹沱而皆入衛錐指謂永濟渠即古之清河漢志之國水水經之清淇二水曹公自枋頭遏淇水爲白溝一名白渠隋導爲永濟渠一名御河今稱衛河者也水經注清河即淇河口也蓋互受通稱耳又云白溝又東北漳水注之謂之利漕口自下清漳白溝淇河咸得通稱也方輿紀要御河源出河南輝縣西北七里之蘇門山過衛輝府東北入直隸大名府濬縣境謂之白溝亦曰通濟渠一名永濟渠即隋大業中所開淇衛諸水之下流也亦曰御河又曰清河寰宇記衛河淇水合流亦曰黎水又曰濬水今全漳皆入衛至山東臨清州合會通河東北入於海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錐指傳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

正義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廣阿澤也

胡氏渭曰上曲陽今爲曲陽縣屬直隸真定府之定州其故城在縣西靈壽縣今屬真定府其故城在縣西北恒即滱水衛即滹沱也古今異名耳

地理今釋恒水一名長溪源出恒山自直隸真定府阜平縣龍泉關北迤邐流經大洑山爲大洑水亦曰沙水又東南至保定府祁州界合滋河入於唐水唐水即滱水也衛水今名雷溝河出真定府靈壽縣良同村南流至縣東南入滹沱河大陸一名廣阿澤跨今直隸保定府東鹿縣元和志大陸澤在深州鹿城縣南順德府鉅鹿縣

元和志大鹿澤一名鉅鹿澤在邢州鉅鹿縣西北五里縣東二十五里寧晉縣明一統志寧晉縣有大陸澤即大陸之澤上承滹沱滏陽漳唐諸河水滙爲巨浸又東北流爲新漳河至大城縣爲子牙河至天津衛入海漢書溝洫志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鉅鹿正在西山之下自是大河所經程大昌以爲鉅鹿去河絶遠未嘗逕那以行非也當從孫炎之說爲是

胡氏渭曰周禮職方氏并州山鎮曰恒山其川虖池嘔夷嘔夷即後世所謂滱水也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漢志代郡靈邱縣下云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文安屬勃海郡案宇記云文安故城在今縣東北三十里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禮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注云惡當爲虖字誤也山海經曰大戲之山滹

池之水出焉戰國策蘇秦說燕曰南有滹沱易水漢志代郡鹵城縣下云虖沱河東至參合入虖沱別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

參合當作參戶蓋傳寫者因郡有參合而誤參合在漢雁門郡平城縣東今大同府陽和衛北鹵城與參合大山隔絶虖沱不得至其地今河間府青縣南有參戶故城應劭云平舒縣西南五十里有參戶亭故縣也水經注漳水自成平縣南又東北左會虖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合清河又東北逕章武故城西枝瀆出為濩水又東北逕參戶亭分為二瀆一水逕參戶亭北又東北逕平舒縣注虖沱蓋即漢志所謂東至參戶入虖沱別從河東至文安入海者也此即禹貢之恒衛也然禹主名山川曲陽以下之滱名恒靈壽以下之滹沱本名衛其出高是泰戲者則恒衛之別源也自周以虖池嘔夷為并州之川其名著而恒衛之名遂隱於是冀州二大川以恒陽溪雷溝河數十里之原委當之蔡氏因目恒衛為小水而經義不可通矣　滋水出代郡靈邱縣西北青氏山即嘔夷之水也以今輿地言之渾源靈邱廣昌並屬山西入河

府曲陽屬直隸真定府唐縣定州慶都祁州博野蠡縣高陽安州新安並屬保定府任邱屬河間府文安屬順天府諸州縣界中皆古滱水之所行也宋初猶未改自咸平中何承矩興塘濼以限契丹戎馬之足於是始引水歸北而文安之瀆遂空其後滱水仍自蠡縣改流經肅寧河間雄縣任邱以至文安而不復北行明時則又自雄縣改流入霸州保定界為至帶河不復入文安矣此恒水下流變徙之大略也　滹沱大川也水經當自為一篇頃閱寰宇記鎮州真定縣蒲澤下引水經注云滹沱河水東逕常山城北又東南為蒲澤濟水有梁焉俗謂之蒲澤口又滋水下引水經云滋水又東至新市縣入滹沱河又深州饒陽縣枯白馬渠下引水經云滹沱河又東有白馬渠出焉又瀛州河間縣大浦淀下引

水經注云大浦下導陂溝競奔咸注滹沱是故人因決入之處謂之百道口此四條檢今本無之則似水經元有滹沱水篇宋初尚存而其後散逸滹沱原委不可得詳惜哉歐陽元補正水經序引崇文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七其卷則後人析之以充其數耳五參證洛滹沱等篇皆在此五卷之中今本仍為四十

漢志代郡之鹵城常山郡之蒲吾靈壽南行唐新市信都國之信都河間國之弓高樂成勃海郡之成平東光參戶東平舒文安皆有滹沱河弓高樂成參戶又有滹沱別水而發源經過之地未悉今據元和志所載以補水經之闕滹沱水出代州繁時縣泰戲山一名武夫山在縣東南九十里繁時本漢葰人縣屬雁門郡漢末荒廢晉改置繁時縣周省隋復置葰音瑣滹沱一名派水許氏說文派水出葰人縣武夫山郭景純以為鹵城縣武夫山括地志以為孤阜山叢宇記以為平山蓋皆泰戲之別名也西南流逕唐林縣東縣東北至代州一百十里本漢廣武縣隋為五臺崞二縣地今州西有廣武廢縣蓋即唐林縣界也又西南逕崞縣東縣東北至代州五臺十里水去縣二百步又西南逕秀容縣東縣為忻州治水去縣三十二里

東轉逕定襄縣北縣西至忻州四十五里今治即陽曲故城水去縣五里又東逕五臺縣西南縣西北至代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三十五里又東逕孟縣北縣西南至太原府二百二十里大西自五臺縣界流入南去縣百里又東南逕靈壽縣西南衛水注之縣東至恒州五十里縣志云衛水在縣東十里俗名雷溝河源出縣東北十四里良同村南流至縣東南合滹沱河又東南逕真定縣北縣為恒州治水去縣一里又東南逕槀城縣東縣西北至州三十八里水去縣二十九里又東南逕九門縣西縣西至恒州三十里水去縣四十里又東南逕槀城縣東縣西至恒州九十五里水去縣十三里宴宇記云隋開皇六年分槀城地置昔陽縣十八年改為鼓城縣西北至定州九十里水去縣二十五里即冰合渡光武處俗謂之危渡口又東逕無極縣北縣西北至定州八十里水去縣三十里又東北逕鹿城縣西北縣東至深州二十五里水去縣四十二里與博野縣分水竇宇記滹沱河在博野縣東南三十五里又東逕安平縣南縣東南至深州五十三里水去縣二十三里派水今名彊河西自定州義豐縣界流入又東北逕饒陽縣北縣西至深州三十里水去縣四十五里縣治晉魯口城也公孫淵叛司馬宣王征之鑿滹沱入派水以運振因築此城葢滹沱有魯口之名因號魯口後魏道武皇始三年東駕幸魯口即此地也自此以下當入瀛莫二州境而元和志亦闕案寰宇記瀛州河間

縣西二十里高陽縣東北十四里莫州鄚南二里霸州大城縣北一百三十里文安縣西北三十里皆有滹沱水此即漢志所云從河東至文安入海者以今輿地言之繁畤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孟縣（並屬山西太原府）靈壽真定藁城深澤無極（並屬直隸真定府）東鹿博野（並屬保定府）安平饒陽（並屬真定府）高陽（屬保定府）任邱（屬河間府）大城文安（並屬順天府）諸州縣界中皆古滹沱水之所行也宋初猶未改自塘濼既興引水歸北而文安之瀆堙廢遂以樂成（今獻縣）之滹沱別水爲滹沱之正流而故道不可復問明天啟後漸徙而南至　本朝順治二年自東鹿南決入藁州與滏水渾滹而安平饒陽之地不復有滹沱矣滹沱在河北羣川中溢決尤甚未有數年不變而從冀州合於滏水亦猶黃河之與淮合均爲古今水道之極

變也

觀承案恒入滹衛入滹滹沱自古而然諸書無異獨雒指謂恒即滹衛即滹沱蓋以今恒水由唐縣入滹衛水由正定縣入滹沱源流甚近不足當禹功荒度故以蔡傳稱小水者爲非不知滄桑異勢泥今論古多有未合康熙二十三年陸清獻宰靈壽爲衛水尋源記適歲旱源竭以爲非但無磨虞之汎濫比班孟堅鄺道元之時亦迥然不侔又謂今松陽淤泥慈汊諸河皆近於衛安知禹時不同匯於此豈可據目前所見而遥斷數千年以前之形勢此真大儒之言胡氏又謂曲陽以下之滹沱本名衛其出高

是泰戲者乃恒衛別源言尤鑿空考古者以
清獻爲法可矣
又案山海經高是之山滱水出焉水經注滱
水出代郡靈邱縣正北高是山即嘔夷之水
也明史地理志渾源州南有翠屏山滱水出
焉與嘔夷水合靈邱縣有槍峯山即高是山
嘔夷水出焉其說與二經不同讀史方輿紀
要唐河在唐縣西三十里古嘔夷水也與二
經合雖指引蔚州志謂州南七里有翠屏山
滱水出其東即高是之別名南接靈邱縣界
與明史又異要當以山海經水經爲正
又案地理今釋謂恒水自直隸正定府唐
縣龍泉關北流經大派山爲大派水亦曰沙
水云云蓋本晁氏今之恒水西南流至正定
府行唐縣東流入於滋之說考沙水發源山
西繁畤縣白坡頭流逕直隸阜平曲陽行唐
新樂讀史方輿紀要大派山在阜平縣西北
五十里稍東爲小派山派音孤以派水所逕
而名是山以水爲名畿輔通志沙河流逕大
派山又名派水是水以山爲名二說雖不同
然恒與沙迥然兩水固不可合而爲一也
又案滱水今名唐河出山西靈邱縣入直隸
廣昌縣逕唐縣過完縣曲陽定州至祁州合
滋沙二水過博野安平蠡縣高陽由安州入
白洋淀考水經敘滱水所逕先曲陽後唐縣
今唐河自入倒馬關由唐縣北逕完縣西又

由完縣西逕唐縣南再逕曲陽縣東與昔少異當是古今疆域不同故也至山海經謂滱水入河水經謂滱水入易而今入淀蓋滱自合滋沙二水於和東逕博野蠡縣又東逕蕭寧高陽自河間壯流歸淀明正德中蘭家圈口壯決遂由王田緒口壯入高陽是爲馬家河至安州之桐口村入淀逕肅寧之河遂廢康熙四年又決布裏河壯流至安州之馮村入淀馬家河上下流亦淤畿輔通志謂唐河故瀆在河間任邱二縣境此合易之故瀆也自明迄今入淀之處又凡再徙而入河故瀆不可考矣此恒水下流之變遷也

又案衛水出靈壽縣良同村流四十里入滹沱

滹沱出山西太原府繁畤縣泰戲山由雁門入直隸流逕二省幾及千里大小判別尤非恒滋之比故水經於恒滋有通稱之說而衛滹沱不聞是也陸清獻畿輔地圖記滹沱河在正定府南八里發源山西流經直隸靈壽平山逕正定府城南歷藁城晉州東鹿至冀州會滏漳二河過衡水武邑武强至河間府獻縣爲二支一東流爲鹽河一南流交河縣抵青縣岔河口入衛水經注漳水逕武邑郡南又東逕武强縣北又東北逕武隧故城南白馬河注之上承虖池東逕樂鄉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南逕武邑郡北而東入衡水謂之交津口此滹沱衡漳滙流處也方輿紀要衡

漳滹沱皆入大陸澤正德十年漳徙而南明
年滹沱徙而北萬歷中滹沱復南徙武强合
漳河後又匯漳淦於冀州今漳河南徙已不
復與滹沱匯而滹沱至冀州入淦以大就小
下流不暢上流之勢彌横矣
又案方輿紀要饒陽北有鐵燈竿河滹沱自
此決入蠡縣與滋沙唐混流謂之鐵燈竿水
是則明代滹沱不徙南匯漳且北匯唐矣所
謂決入蠡縣者其支流而非經流也方輿紀
要又謂晉州之鴉兒河饒陽之饒河皆滹沱
之流云
又案滹沱南徙匯漳河在順治初漳河南徙
不復與滹沱匯在康熙中其入衛則如故故

陸清獻以衛白二河爲直隸諸河之綱百年
來水道變遷不一而足然今京北諸河猶皆
入白京西南諸河猶皆入衛於至變之中有
不變者存豈非天地自然之道耶
又曰冀州有三大陸一在鉅鹿郡北班固繫諸禹貢
又名鉅鹿澤呂氏春秋云趙有鉅鹿又名廣阿澤爾
雅晉有大陸孫炎云今鉅鹿縣廣阿澤是也此真禹
貢之大陸也一在河内修武縣古寧邑秦置修武縣其故城在今懷嘉縣西北左傳
定公元年魏獻子田於大陸還卒於寧杜預云大陸
疑即吳澤陂近寧是也一在太原鄔縣今爲介休縣地班固云
九澤在縣北是爲昭餘祁并州藪翟道元云呂氏春
秋謂之大陸是也斯二者皆非禹貢之大陸也
觀承案大陸澤雖指考之最悉今在任縣境

東北隅纔八百頃耳西南受順廣二府之水
北歸寧晉泊泊之大三倍於澤相去三十餘
里其間村落碁布秋水時至常苦泛溢考古
時大陸澤起自鉅鹿訖於柬鹿中跨平鄉任
縣隆平寧晉冀州深州而今止任寧二邑已
分爲二奪澤之地以田以廬水發無所容焉
得不爲民患方輿紀要胡盧河在寧晉縣東
南二十里即禹貢之大陸澤今乃以澤歸任
縣而寧晉稱泊亦流俗之譌也
又案禹時大陸爲河所經故一曰大陸既作
一曰至於大陸其不言澤者舉澤不足以槩
大陸舉大陸則澤在其中省文也爾雅高平
曰陸河逕高平之地潴而爲澤故又曰廣河
澤是則澤以地得名胡氏釋禹貢必謂是地
非澤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夾右碣石入於河

錐指傳曰碣石海畔山正義曰地理志碣石山在北
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蘇氏曰河自碣
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
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地理今釋碣石案漢書地理志云大碣石山在右北
平郡驪城縣西南武帝紀注文穎云碣石在遼西絫
縣絫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葢驪城即今直隸
永平府撫寧縣絫縣即今昌黎縣二縣壤地連接杏
無碣石踪跡而海水蕩滅之說又荒誕不可信考肇
域志云山東濟南府海豐縣有馬谷山即古碣石劉

文偉亦以馬谷山在古九河之下合於禹貢入河入海之文斷爲碣石無疑近世論碣石者惟此說庶幾近之

蕙田案碣石自漢志後其說不一據漢志右北平驪成縣下云大碣石山在縣西南莽曰碣石遼西郡絫縣下云有碣石水南入官不言有山及文穎注武紀始有絫縣之說與班異其地當在今昌黎縣東絫縣故城之南水經曰碣石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酈注云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常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苞其山故言水中矣又云漢司空掾王璜言碣石在海中信而有徵胡朏明宗其說辨論極詳謂今海中無此山碣石之亡當在魏齊之世此主海水蕩滅之說者也而元王充耘有合口御河入海處石山聳立俗呼爲竭石明劉世偉又云海豐縣北馬谷山疑即古之碣石胡朏明皆非之至於括地志謂在盧龍縣南唐志及寰宇記則又云石城縣有碣石都無足據學者闕其疑可也

觀承案碣石自當關疑夾右亦不可強解然有一說亦即古陝字此蓋總序冀州貢道西自陝右東自碣石俱已入於河入河則達帝都矣如西河渭汭總括雍州之例耳此說固自可存

胡氏渭曰冀州爲中土古軒轅陶唐有虞夏后殷人

所都及實沈臺駘孤竹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
晉古實沈之虛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周成王滅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至子燮改名曰晉　魏霍冀黎書西伯戡黎即此今為黎城縣　揚郇或作荀　賈沈姒蓐黃帝封臺駘于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　潞赤狄邘鄘衛始封在朝歌　邢共凡原雍邘虞檀溫中山鼓肥鮮虞薊北燕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此為鉅鹿即鄴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雁門雲中三川北境是　漢武置十三州此為冀州領郡國十九　後漢魏晉並因之晉冀州領郡國十三幽州七并州六　南北朝土地分裂增置漸多不可勝紀唐承隋制州即是郡貞觀初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開元中又析為十五道此為河北道之汲郡衛州　鄴郡相　廣平沿　鉅鹿邢　信都冀州　趙郡趙　常山鎮　博陵定　河間瀛　文安莫　饒陽深　上谷易　范陽幽　順義順　歸化分順州置　歸德燕　媯川媯　漁陽薊　密雲檀　北平平　柳城營等郡河東道之河東蒲州　絳郡絳　陝郡陝北境是　平陽晉　高平澤　上黨路　樂平儀　陽城沁　大寧隰　文城慈　西河汾　太原并　昌化石　雁門代　定襄忻　安邊蔚　馬邑朔　雲中雲等郡又都畿之河內郡懷州　闕內道之單于大都護府案以上通典所列信都當全屬兗鄄郡之內黃堯城臨河汲郡之黎陽東境當分屬兗以今輿地言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河南則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唯衛輝之胙城縣舊在大河之南當屬兗　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五府及真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當以漯時滹水故道為界水西屬冀水東屬兗　大名府濬縣之西境以宿胥故瀆為界西屬冀東屬兗　又新置宣化府舊為薊全都司及故遼東都司之西境以大遼水為界西屬冀東屬青其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

東受降城之北東訖於大遼水皆古冀州域也

濟河惟兗州

雖指傳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渭案濟自荷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此兗之東南與豫徐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此兗之西北與冀分界處　東南據濟與豫分界當自兗州府之曹州始何以知之案導水濟入河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荷菏澤在今定陶縣境經繫諸豫雷夏在今曹州境經繫諸兗故知二澤之間爲兗豫之界也濟水至曹州西分爲二水一水東南流爲荷水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爲濟瀆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云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鄆道元云濟水自是東北流出巨澤即此地也濟水又北逕東昌府之濮州范縣東與徐分界又北爲陽穀在平東與青分界轉東爲濟南府之齊河濟陽濟東青城又東爲青州府之高苑博興樂安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漢屬千乘郡濟水入海處也南與青分界今歷城以東有小青河即濟水入海之故道其北爲兗南爲青也　西北距河南衛輝府胙城縣北東至直隸大名府濬縣大伾山西折而北經河南彰德府界中又東北經直隸廣平順德真定河間四府界中東入於海此禹河之故道曲周以下即漢時漳水之所行也

九河既道

雖指傳曰河水合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正義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

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之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益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元云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夏氏曰九河之名出於一時之偶然初無義訓李巡孫炎郭璞皆附會曲爲之說渭案漢成平東光屬勃海郡鬲縣屬平原郡弓高屬河間國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益河自大陸以北禹疏爲九道以殺其勢然後恒衛可得而治大陸盡爲良田也

地理今釋案孔頴達九河疏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此祖漢許商徒駭最北鬲津最南之言也其餘六者復據爾雅九河之次謂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蔡傳以太史河不知所在又合簡絜爲一與孔疏異今考直隸河間府滄州（自唐迄元滄州治清池縣之西交河縣

漢成平縣之東北六十里有徒駭河漢書地理志所謂滹沱河民曰徒駭河是也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北有篤馬河東北經陵縣德平商河隋唐為滴河縣樂陵諸縣界其流或斷或續相傳即馬頰河也濟南府德州有覆釜河東北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東光縣東南有胡蘇河東經寧津縣唐隋為清縣滄州漢饒安縣在州東南慶雲縣隋唐為無棣縣界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南皮縣城外有簡河絜河二河相去最近濟南府樂陵縣東南有鈎盤河自平原德平二縣界流入至海豐縣東入海德州西南有鬲津河東經吳橋寧津德平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口入海其太史河據齊乘在清滄二州之間明一統志亦云在南皮縣北今其地雖無顯跡然以孔疏參之明一統志亦非無據蓋九河故道自春秋時已湮廢遷徙漢唐以來諸儒訪求古跡就所見之斷港絕潢指爲某河某河似乎是非不可知然河自大陸以北順勢下趨禹時九河自當在德州以上河間數百里之地考之於古驗之於今是亦可信也已

闊氏若璩曰余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北流之漳古徒駭河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南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茲非簡絜等河歟東無棣縣北有陌河闊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茲非所謂鈎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

胡氏渭曰漢時言九河以爲不可考者平當云九河今皆寘與填同滅馮逡云九河今既滅難明王橫云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是也然許商所言實有其地就三河推之其餘大槩可知九河豈真湮滅無遺迹邪而近世學者又患求之太詳凡後人所鑿以通水而被新河以舊號者悉據以爲禹之九河杜氏通典於許商所得之外又得其三鉤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惟太史簡絜三河未詳處所而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縣界輿地廣記云簡絜在臨津金地理志云南皮縣有絜河明一統志云太史河在南皮縣北則此三河者亦皆犖然有其處所矣以漢人所不能知而一一臚列如此可信乎不可信乎蔡傳云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皆似

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也此本夏氏仲之言蔡氏集傳乃曰自漢以來講求九河皆無依據祖王橫之言引碣石爲證謂九河已淪於海余案禹貢文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大陸在邢趙深三州之地爾雅之廣阿澤也去海岸已數百里又東至海中始敘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離千里如是之遠而絕無表志不合禹貢之文其不可信一也王橫謂海溢出浸數百里而青兗營平郡邑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其不可信二也今平原迤北清滄之間雖爲樹藝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爲九派後或三或五遷變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之論

是而非無所依據此言是也求九河者正不必尺寸皆合於禹之故道亦不必取足於九許商言自禹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此真通人之見知此者可與窮經可與治水矣

雷夏既澤灘沮會同

〔錐指〕傳曰雷夏澤名灘沮二水會同此澤正義曰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渭案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北與東昌府濮州接界雷夏在曹之東北濮之東南史記云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即此灘沮二水漢志無文括地志曰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通典雷澤縣本漢成陽縣元和志雷澤縣西北至濮州九十里案北齊廢成陽隋復以其地置雷澤縣唐宋因之金又廢今曹州東北六十里故雷澤城是灘沮二水在澤西北平地元和志曰灘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曰雷夏澤在縣北郭外灘沮二水會同此澤與孔傳符矣

〔地理今釋〕雷夏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南有雷澤接曹州界水經注云雷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元和志灘水沮水俱在濮州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四十里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即禹貢灘沮會同是也宋時河決曹濮間灘沮源適當其衝久而泥滓填淤二水遂涸蔡傳乃欲以汳睢當之非是韓汝節云汳睢在豫徐之境無與於兗州而兗州自有灘沮也

浮於濟漯達於河

錐指傳曰濟漯兩水名正義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渭案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西有東武陽故城青州府高苑縣北有千乘故城皆漢縣河謂南河之尾漯首受河處也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皆在兗域而經於濟漯不言施功以貢道見之曰浮於濟漯則二水之治可知矣

地理今釋漯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北有漯河濟南府禹城縣西二里有漯河一名源河俗又名土河東北入臨邑縣界案朝城漢之東武陽縣高苑漢之千乘縣禹城漢之高唐縣也益漯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史記禹斷二渠以引其河江其一則漯川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故漢志於平原郡高唐注則云漯水所出於東郡東武陽則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疏解漯水源流固自瞭然蔡傳未究斯旨又誤解程大昌此河乃漢河元非禹河之語竟不知漯水所在善乎陳師凱書傳旁通曰程氏之意非指漯爲漢河蓋指漯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邱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其漯水仍以東武陽爲是也

胡氏渭曰兗州有古帝顓頊之虛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邱禹觀有窮昆吾韋顧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衛文公遷于楚邱成公又遷于帝邱邢燕南燕姞姓凡四國戰國時爲衛魏宋齊趙五國地秦并天下置東郡碭郡東北境是齊郡北境是鉅鹿上谷二郡東境是漢復置兗州領郡國八後漢魏晉並因之唐爲河南道之

靈昌滑州濮陽濮濟陽濟東平鄆等郡河北道之清河貝州魏郡魏博平博平原德樂安棣景城滄等郡案以上通典所列有當徙屬者東平之須昌鉅鹿宿城及壽張之東境此為東原大野之地須昌宿城壽張三縣故城並在今東平州界鉅野故城在今鉅野縣西魯郡之任城巽邱任城今為濟寧州及嘉祥縣之東境巽邱今為寧陽縣並在古濟水東改屬徐濟陽之南華在荷澤西今為東明縣靈昌之匡城在南華西今為長垣縣改屬豫濟陽之長清境改屬徐也平陰側岱跨南北故分屬青徐又有當來屬者冀域信都郡及鄚郡之內黃堯城臨河內黃堯城二縣故城並在今黃縣界臨河故城在今滑縣北汲郡之境今東阿縣是平陰之北境改屬青其南今屬濟南府及東阿之東境今為東阿縣是平陰之北境改屬青其南之黎陽東境其豫域則濟陰之乘氏也乘氏在荷澤東今為曹州以今輿地言之河南衛輝府之胙城縣胙城本在河南自金明昌五年河徙出縣南而縣始為河北地直隸大名府唯濬縣之西境當屬冀長垣東明二縣當屬豫及真定河間二府之東南境當以漢時滹沱故道為界西北屬冀山東則東昌府其兗州府則

曹州陽穀壽張鄆城濟南青州二府則西北境當以漢時濟水故道為界西北屬豫徐青皆古兗州域也

海岱惟青州

雖指傳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顏氏師古曰岱即太山也渭案成王賜太公履曰東至於海季札聞齊音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齊潛王謂張儀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是東據海也而傳兼言北楚子謂齊侯曰君處北海蘇秦說齊王曰北有勃海蓋自今成山以至樂安者是也故云東北據海然自朝鮮以至日照皆青也所遺多矣專言東則固可該琅邪與朝鮮也地理志岱在泰山郡博縣西北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東南有博故城山在州北五里於故城爲西北也公羊傳曰越在岱陰齊蘇秦說齊王曰南有泰山史

記曰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岱主南言與徐分界也而傳兼言西則岱不足以表其界蓋青西以濟爲兖界齊語正封疆西至於濟其明徵也北自琅槐以西亦以濟爲兖界故王莽改漢齊郡曰濟南而經不言濟者蒙兖濟河之文從可知也傳兼言西則欲密而反踈甚矣說經之難也　青之東境登萊二府之地斗入大海中東西長八九百里形如吐舌史記齊世家云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蓋并登萊計之也海水自日照縣東與徐分界　岱南與徐分界處當考齊長城故址而約略得之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是春秋時已有長城矣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爲長城城緣河徑泰山千餘里東至琅邪臺入海齊記曰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水經注云濟水自臨邑縣東又北逕平陰城西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二十五里有盧縣故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又云朱虛縣泰山上有長城（泰山東泰山也亦名小泰山在臨朐縣南百里朱虛故城在縣東）西接岱山東連琅邪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岡上經齊州淄州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臺在州治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琅邪山上）元和志云故長城首起平陰北二十九里通典云盧縣有長城東至海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鉅防即防門也寰宇記云諸城縣南四十里有長城東南自海逕邏上大朱山盡州南界二百五十

里大朱山南距琅邪葛六十里今萊齊長城橫絶泰山縣縣千餘里自平陰而東歷肥城在縣北長清在縣南泰安在州西北六十里萊蕪在縣北淄川在縣南沂水在縣北九十五里臨朐在縣南又有穆陵關在大峴山上西接沂水縣界莒州在州北以訖於諸城在縣南七十里皆有故阯此雖後人所築然皆因岡阜自然之勢爲之禹時青徐分界亦必以此也　青西及北以濟爲界鄭漁仲云不言濟者以兗州見之也案水經注濟水自臨邑過平陰盧縣歷城臺縣梁鄒臨濟安平樂安利縣至琅槐入海以今輿地言之平陰長清齊河歷城界中之大清河及章邱鄒平常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界中之小清河即漢時濟水會汶入海之故道古青兗分界處也　青之東北界無可考疏云越海而有遼東之地恐未盡通典云青州之界東跨海從岱山東歷密州東北經海曲萊州

越海分遼東樂琅三韓之地西抵遼水此說近是然三韓地太遠而元菟不可遺竊疑漢武所開二郡皆古嵎夷之地在青州之域者而三韓不與焉嵎夷義和之所宅朝鮮箕子之所封不應在化外先儒但云有遼東非也漢書言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後漢書言東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觀其土俗則青之東界不止於遼東明矣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地東至海暨朝鮮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朝鮮列傳云自始全燕時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燕秦之所經略蓋禹貢嵎夷之地唐一行所謂北戒山河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

朝鮮以限戎狄者是也　明遼東都指揮使司兼轄
漢遼東西二郡之地都司城西四百二十里爲廣寧
衛本遼東無慮縣也衛西幽州域衛東營州域都司
城東至鴨緑江五百六十里與高麗分水太康地志
云樂浪遂成縣有碣石長城所起通典云在今高麗
舊界蓋即蒙恬所築起臨洮至遼東者也東漢以來
故阯湮沒都司城北至三萬衛三百三十里古肅慎
氏地衛西有開元城金置會寧府號爲上京禹貢青
州之北界當極於此衛東北距長白山千餘里其水
北流爲混同江南流爲鴨緑江唐書東夷傳云高麗
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即此江也都司城
南至旅順海口七百三十里去登州不遠順風揚帆
信宿可達明初遼東士子附山東鄉試後以渡海之

艱改附順天猶周之并營於幽也

嵎夷既略

錐指傳曰嵎夷地名正義曰即堯典宅嵎夷是也金
氏曰青州實跨海而有東夷兼堯命羲和宅嵎夷以
候正東之景故特表於前

濰淄其道

錐指傳曰正義曰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山見說文）
（班志無之此誤增）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
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博昌縣入海（今漢書本作入沛）
渭案都昌屬北海郡博昌屬千乘郡今山東青州府
莒州東有箕縣故城益都縣西南有萊蕪故城博興
縣東南有博昌故城萊州府昌邑縣西有都昌故城
皆漢縣也

日知錄顧氏炎武曰濰水出琅邪郡箕屋山在今莒州西北九十里書禹貢濰淄其道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是也其字或省水作維或省糸作淮又或从心作惟總是一字

地理今釋淄水出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即原山也其山接濟南府章邱縣界淄川萊蕪三縣淄水出於山之東谷東北流至青州府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禹時淄水入海不入濟水經注敘述甚明史記河渠書亦云禹治水之後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是二水不通可知蔡氏因漢書淄水入沛一語云淄水東入濟非是

萊夷作牧

錐指顏氏曰萊夷萊山之夷也林氏曰史記齊世家太公東就國萊夷來伐與之爭營邱左傳爽谷之會萊人欲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萊之爲夷無疑矣先儒但以爲地名非也

浮於汶達於濟

錐指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渭案此經蒙兗之文曰達於濟則由漯以入河可知矣其東北境徑浮濟不必從汶也　以今輿地言之汶水自萊蕪歷泰安肥城寧陽至東平入濟合流以注於海此禹迹也迨元人引汶絕濟爲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遏汶水盡出南旺以資運而安山入濟之故道填淤久矣

地理今釋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

合流於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下至徂徠山南入大汶（木經注有牟汶北汶柴汶）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於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於濟寧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於臨清州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矣

胡氏渭曰青州有古奚鴻氏之虛爲季崩有逢伯陵蒲姑氏之所因及斟灌斟尋寒過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齊紀譚州夷介萊凡七國戰國時爲齊燕二國地秦并天下置齊郡琅邪（東境是）遼東漢復置青州（領郡六國六）後漢魏並因之（領郡五國五）晉分置平州（青州領郡國六平州領郡國五）後改曰幽州唐爲河南道之北海（青州）濟南（齊）淄川（淄）高密（密東萊（萊）東牟（登）等郡河北道之安東都護府案以上通典所列高密之莒縣及諸城之南境當往屬徐又有當來屬者兖域濟陽之盧縣及東阿之東境（後漢穀城縣地在濟東者即今東阿縣）平陰之北境徐域魯郡乾封萊蕪之北境是也以今輿地言之山東登州萊州二府其青州府則益都臨淄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之南境濟南府則肥城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及泰安萊蕪之北境兖州府則唯東阿及平陰之北境（三府之地南以濟長城故趾與徐分界西及北以漢時濟水故道與兖分界）其東北跨海爲故遼東都司之東境及朝鮮國皆古青州域也

右禹貢冀兖青三州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參校
李奉翰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嘉禮七十五

體國經野

書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

鄭注傳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渭案地理志桐柏大復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陵當作陰字之誤也）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徐西不言所至然爾雅云濟東曰徐州則知其西亦距濟海自江南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爲淮水入海之口其北岸則安東縣也是爲徐域海自縣東而北歷海州東中有鬱林山（亦名鬱洲北齊置東海縣元和志云本漢贛榆縣地俗謂之鬱洲亦謂之田橫島）又北歷贛榆

縣東又東北歷山東日照縣東又東北歷諸城縣東至琅邪臺過此則爲青域矣　徐北至岱岱之西南爲東平其南爲泰安所謂汶陽之田者也東南爲萊蕪新泰沂州諸城皆以長城故阯與青分界　淮水今自鳳陽府壽州界（州在淮南）東流經懷遠五河泗州南又東北經淮安府清河縣南與黃河合又東經安東縣南而東北入於海中流與揚分界故曰南及淮也岱濟之間與兗分界蓋在東平汶上鉅野之西濟淮之間與豫分界蓋在金鄉碭山宿州懷遠之西淮沂其乂

（錐指）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渭案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其故城在今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蓋縣故城在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北

（地理今釋）沂水出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接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淮安府宿遷縣北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

胡氏渭曰蔡傳引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鄧道元謂水出尼邱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山式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也案水經注出尼邱之沂水流經魯縣故城南北對稷門稷門一名高門亦曰雩門水即曾點所浴也西入泗水與經文之沂無涉水經注有小沂水者三曾鞏舉其一沂水出泰山郡之蓋縣今但

云出於泰山非也疑脫葢縣二字

蒙羽其藝

〔錐指〕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渭案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有蒙陰故城江南淮安府贛榆縣南有祝其故城皆漢縣也

胡氏渭曰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詩魯頌奄有龜蒙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邢昺疏云山在魯東故曰東蒙也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顓臾國在山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宋省蒙陰後魏以其地改置新泰縣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為二山也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羽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為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之邑人公鼒論曰蒙高峯數處俗以在東者為東蒙中央者為雲蒙在西者龜蒙其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其北有沃壤所謂龜陰之田亦非即龜蒙峯也參之以邢疏東蒙即蒙山非有二山明矣　漢志祝其縣南有羽山杜預左傳注亦云在祝其縣西南縣之故城在今顓臾縣界而隋志朐山縣有羽山元和志云羽山在朐山縣西北一百里又云在臨沂縣東南一百十里與朐山縣分界朐山今海州臨沂今沂州也近志郯城縣東北

亦有羽山接嶺榆界齊乘云羽山舊在朐山縣東北
九十里今屬沂州在東南一百二十里時鄰城未復
故在州境也諸説不同要之此山在沂州之東南海
州之西北嶺榆之西南鄰城之東北實跨四州縣之
境也明一統志云在嶺榆縣西北八十里則誤矣説
者皆以此山爲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即左傳所云
其神化爲黄熊入于羽淵者也愚謂此地太近非荒
服放流之宅孔安國舜典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今
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寰宇記云在縣東十五里即
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之地而名
此與孔傳謂在海中者合當從之齊乘九目山東北
二十里有龍山又北即羽山蓬萊新志云在縣東南
三十里禹貢之羽在徐域舜典之羽在青域不可以

無辨

蕙田案此辨蒙羽二山是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錐指傳曰大野澤名正義曰地理志大野澤在山陽
鉅野縣北東原即今之東平郡蔡氏曰東原在徐之
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漢東平國景帝亦
名濟東國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渭案今山東
兖州府鉅野縣西有鉅野故城何承天曰鉅野湖澤
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是也
漢東平國治無鹽縣其故城在今東平州東　周禮
兖州澤藪曰大野夏元肅云大野在徐之西兖之東
周無徐州故以屬兖兩雅十藪魯有大野左傳哀十
四年西狩于大野獲麟杜注云在高平鉅野縣東北

大澤是也秦漢之際稱鉅野澤史記彭越漁於鉅野澤中後又稱巨澤水經注濟水東北出巨澤是皆大野矣元和志云大野澤在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近志云鉅野澤在縣城北案鉅野故城在今縣西而何承天云舊縣故城皆在澤中則澤必不起自今縣之東北可知也蓋此地屢遭河患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後二十餘年始塞自是之後五代晉開運初宋咸平三年天禧三年熙寧十年金明昌五年河皆決入鉅野溢於淮泗或由北清河入海自漢以來衝決填淤凡四五度高下易形久已非禹迹之舊逮元至正四年河又決入此地鉅野嘉祥汶上任城等縣皆罹水患及河南徙澤遂涸為平陸而畔岸不可復識矣

又曰吳氏澄曰大野澤俗稱梁山濼于欽齊乘亦云澤即梁山泊也梁山在壽張縣東南七十里東平州西南五十里東接汶上縣界汶水西南流與濟水會於山之東北迴合而成濼志云大野澤之下流也水常匯於此金時河益南徙梁山濼漸淤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

〔錐指〕傳曰嶧山之陽正義曰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渭案後漢郡國志下邳東海縣有葛嶧山本嶧陽山劉昭補注云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樂根往往而存山在今淮安之邳州西北六里　林少穎云嶧山即詩所謂保有皇嶧非也渭案漢志東海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為嶧陽魯國騶縣故邾國嶧山在北嶧繹古字通今兗州府

鄒縣東南有嶧山一名邾繹亦曰鄒嶧此皆皃繹之繹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記秦始皇刻石頌功德者也水經注泗水歷下邳縣逕葛嶧山東即奚仲所遷之邳繹元和志謂之嶧陽山邳州新志云俗名距山以其與沂水相距也此乃禹貢之嶧陽漢志極其分明林氏混而一之大謬蔡傳主葛嶧而黃文叔以爲在鄒縣非唯不見壯征記語亦不知有地理志矣

泗濱浮磬

〔錐指〕泗濱先儒但云泗水之涯而不言在何縣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括地志亦云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磬石今徐州東南六十里有呂梁洪高誘淮南子注云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蓋即磬石之所出也金元以來泗殫爲河明嘉靖中惡其石破害運舡鑿之使平而浮磬愈不可問矣

淮夷蠙珠暨魚

胡氏渭曰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爲淮夷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又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費誓曰維茲淮夷徐戎並興詩序宣王命召公平淮夷常武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又曰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曾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左傳僖十三年淮夷病杞此皆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域者也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春秋昭公四年楚子召諸侯及淮夷會于申此皆淮南之夷在揚州之域者也經所稱淮夷乃淮

壯之夷漢臨淮郡有淮浦縣今爲安東縣屬淮安府淮水從此入海即詩所謂淮浦矣淮夷蒲在東方荒服之內故亦謂之東夷今淮揚二府近海皆是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錐指〕金氏曰達于河古文尚書作達于菏說文引書亦作菏今俗本誤作河耳菏澤與濟水相通而泗水上可以通菏下可以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菏也青州書達于濟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于菏則達濟可知渭案菏謂菏澤在今兗州府定陶縣東北說文菏字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从水苛聲徐鉉音古俄切隸从艸作荷俗遂訛爲荷又訛爲河也許慎時經猶作菏而史記漢書並作河蓋後人傳寫之誤濟水豬爲菏澤此經蒙青之文曰達于菏則由濟入漯可知矣以今輿地言之泗水出泗水縣歷曲阜滋陽濟寧鄒縣魚臺滕縣（屬徐州並爲山東兗州府）沛縣（並爲山東兗州府）徐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並屬淮安府）此禹迹也今其故道自徐城以南悉爲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名矣

胡氏渭曰徐州有古大庭少皞之虛（左傳梓慎登大庭氏之庫注云大庭古國名在魯都賦云戢武器于有炎之庫）有緡大彭奄邳之封皆在焉春秋時可考者魯滕茅薛徐邾莒蕭鄫遂任宿須句顓臾鄫邾陽鄆邾後爲小邾向極牟鑄鄑部偪陽根牟鍾吾甲父凡二十九國戰國時屬魯而宋齊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泗水琅邪（西境是）薛郡漢改置東海郡復以其地爲徐州（領郡國四）後漢魏晉並因之（魏晉領郡國七）唐爲河南道之彭城（徐州）臨淮（泗州）魯郡（兗州）東海（海州）琅邪（沂州）等郡案

以上通典所列唯魯郡乾封萊蕪之北境當徃屬青
其當來屬者兗域東平之須昌鉅野宿城及壽張之
東境濟陽平陰之南境青域高密之莒縣及諸城之
南境是也以今輿地言之江南徐州及鳳陽府之懷
遠五河虹縣泗州宿州靈璧淮安府之桃源清河安
東邳州宿遷睢寧海州贛榆山東兗州府則滋陽曲
阜寧陽鄒縣泗水滕縣嶧縣金鄉魚臺濟寧嘉祥鉅
野東平汶上沂州郯城費縣及平陰之南境濟南府
則新泰及泰安萊蕪之南境青州府則蒙陰沂水莒
州日照及諸城之南境皆古徐州域也

淮海惟揚州

錐指傳曰北據淮南距海渭案海岸雖自東北迤西
南而經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海皆主東言可知
也傳於青兼言北既為失之而於揚專言南則失之
愈甚通典曰揚州北距淮東南距海舊曰南距海今
改為東南自晉以後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于海
並是揚州之地案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
不及五嶺之州且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
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隣接宜屬荆州豈有捨荆而屬
揚此近史之誤也杜氏此言良是改南為東南視傳
為優其所距者即秦漢南海郡之揭陽縣唐潮陽郡
今潮州府是也南海郡治番禺其極東界為揭陽縣
王莽改縣曰南海亭蓋至此始為南海而揭陽以北
猶為東海故知揚州之海經亦主東言也　淮水自
今河南汝寧府息縣南東流經光山縣北是為揚域
又東經光州北又東經固始縣北又東北經江南鳳

陽府潁州北又東經霍邱縣北潁上縣南又東經壽州北與豫分界又東北經五河縣東南又東經洵州南盱眙縣北又東北經淮安府清河縣南又東經山陽縣北又東經安東縣南而東北注于海與徐分界

海自山陽縣東北折而東南歷鹽城興化如皐縣東又南至通州東爲江水入海之口其南岸則太倉州也自州東又東南歷上海縣金山衛東又南歷浙江鎮海象山縣折而西南歷寧海縣東又西南歷黃巖太平樂清瑞安平陽縣東又南歷福建福寧州東又西南歷羅源連江長樂福清縣東又西南歷莆田惠安同安縣南又西南歷海澄漳浦詔安縣東南又西至潮陽縣南揚州之海於斯極矣昔周宣王命召公平淮夷帥師自江漢循流而下故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又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淮夷淮南之夷南海即揚東南所距之海韓退之南海神廟碑云廣州治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此番禺之海也潮州刺史謝上表云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此揭陽之海也詩所謂至於南海者亦至揭陽而止耳豈必踰嶺以至番禺哉左傳僖四年楚子使屈完言於齊侯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注云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盖夸大之辭其襄十三年子囊述共王之德曰撫有蠻夷奄征南海征與處不同盖楚至悼王時吳起爲楚南收揚越楚地始踰嶺而瀕南海共王則征之而已此却非夸大之辭

以潮陽隸古揚州盖自江西大庾嶺東南羣山縣亘

以達于廣東潮州府之揭陽即揚之南界也大庾嶺在南安府大庾縣南八十里縣本漢豫章郡南壁縣地南接廣東南雄府保昌縣界縣亦南壁縣地水經注以爲五嶺之最東亦名東嶠漢書謂之塞上南越相呂嘉破漢將軍韓千秋于石門送漢節至于塞上即此地也後漢志名塞領山唐以後又稱梅嶺其西爲聶都山贛水所出與湖廣郴州宜章縣接界裴淵廣州記曰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此與水經注小異桂陽即騎田而無都龐有揭陽顏師古云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蓋依裴氏五嶺說揭陽揭陽山一名揭嶺在今揭陽縣西北百五十里南北二支直抵惠州府興寧海豐二縣界山南揭陽故城漢縣也今西自越城騎田萌渚陂陁相屬直趨大庾嶺又循脊而下東包揭陽屬之海堧與江西福建分險唐一行所謂南戒山河至衡陽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以限蠻夷者是也揚之西界經亦無可見今據通典所隸郡縣約略言之蓋自河南光山縣與豫分界其南爲湖廣之羅田蘄水蘄州廣濟踰江而南則爲江西之瑞昌又西南爲武寧寧州萬載萍鄉永新永寧又東南爲龍泉崇義大庾皆與荆分界處也

彭蠡既豬陽烏攸居

〔錐指傳曰彭蠡澤名吳氏曰彭蠡澤跨豫章鄱陽之境廣數百里受歙信饒撫之水及洪東境之水豬名鄱陽湖流出名揚瀾左蠡虔吉袁筠之水及洪西境之水皆會過南康至湖口縣入江渭案地理志豫章

彭澤縣西有彭蠡澤今江西湖口彭澤都昌三縣皆
漢彭澤縣地湖口彭澤屬九江府都昌屬南康府呂
覽云禹爲彭澤之障乾東土謂斯役也　彭蠡澤後
稱彭蠡湖在今江西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饒
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城東南
九十里周迴四百五十里浸四郡之境亦曰鄱陽湖
以中有鄱陽山而名俗因號在都昌者爲東鄱湖在
南昌者爲西鄱湖湖又隨地而異名其在星子縣東
南接南昌界者曰宮亭湖水經注云廬山南嶺下有
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湖有落星
石周迴百餘步高五丈其在都昌縣西南者曰揚瀾
湖又北曰左里湖通典云地在章江之左因名元和
志云揚瀾湖北曰左里一作左蠡今縣西南九十里
有左里城是也其在餘干縣西北者曰擔石湖通典
云鄱陽郡西百七十里至擔石湖是也輿程記云自
湖口縣入彭蠡湖經大孤山至南康府百二十里又
二百五十里至南昌府自縣而東南渡湖抵饒州凡
三百七十里鄱陽山本名力士山亦名石印山東南
去鄱陽縣百五十里漢爲歷陵縣地湖中又有康郎
山在餘干縣北八十里爲風帆之表幟大孤山在九
江府德化縣東南四十里與南康分界水經注云有
孤石界立湖中周迴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高峻特爲
瓌異疑爲此山唐顧況詩大孤山盡小孤出蓋彭澤
縣之小孤山與此遥相望也　鄱蠡所受有九水劉
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是也或曰十川酈道元云
贛水總納十川漢志豫章郡贛縣下云豫章水出西

南北入大江雩都縣下云湖漢水東至彭蠡入江又有鄱水餘水脩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廬水皆入湖漢水湖漢水與豫章水源異而流同彭水即豫章水之上源非有二水是湖漢豫章與鄱餘脩盱蜀南廬爲九水也水經注則湖漢豫章總謂之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一名豫章水以今輿地言之贛水自湖廣郴州宜章縣流入江西崇義縣界歷上猶南康贛縣萬安泰和廬陵吉水永豐峽江新淦清江豐城至南昌入彭蠡湖又北歷星子都昌德化湖口注于大江春夏時彭蠡浩蕩無涯霜降水涸則贛川如帶而已此水自昔有南江之稱鄭康成說三江云右會彭蠡爲南江南史王僧辯傳陳霸先自嶺南起兵討侯景出南江行至湓口胡三省云贛水謂之南江唐張九齡都督洪州有望南江入始興郡路詩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錐指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蘇氏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爲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爲北江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而水所鍾者獨震澤而已曾氏曰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震即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翻底定者言底于定而不震蕩也易氏曰三江自入于海不通震澤而經何以言震澤底定蓋江湖在今日雖無相通之勢而當時洪水實有橫流之理想其際震澤與江水奔爲一壑自大禹疏導而三江入海震澤乃底於定自然之勢也見王天與尚書纂傳渭案蘇

氏三江之說人或疑之及閱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時固已有之馬中錫云斯言也百世以俟聖人可也

〔地理今釋〕三江孔安國班固鄭康成韋昭桑欽郭璞顧夷諸說不一惟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融洽前後經文確不可易宋蘇軾實宗其說蔡傳專主庾仲初吳都賦注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力排蘇說且曰大江合漢與彭蠡之後又千餘里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不知三江云者因上流有中江北江南江而言之非截然指爲三也蔡傳又云禹貢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揚州大江無俟濬治故在不書不知禹貢所紀成功而施功即在其中當洪水汜濫之後大江自彭蠡以東至入海處其間豈無泥沙壅塞謂之無施勞可乎況管子荀子淮南子皆云禹疏三江可證也胡氏渭曰禹貢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漢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今本漢書脫上一北字此據宋本增入後漢志亦云北江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爲經流至江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北江之枝瀆也導水明言漢自彭蠡東爲北江江自彭蠡東爲中江誠如班氏所言則蕪湖之中江何以知爲江水之所分毗陵之北江何以定爲漢水之所獨

乎以此當禹貢三江之二雖愚者亦知其非矣職方氏荆州曰其川三江此正與禹貢同蓋荆州未會彭蠡故但稱江漢及至揚州則江漢與彭蠡參會故有三江之目二經若合符節或因職方與五湖連舉又班志以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爲揚州川遂以三江口當之大非三江孔穎達主班固陸德明兼舉韋昭顏夷而無所專主蔡沈主庾仲初歸有光主郭璞今有要言不煩可以折聚訟之紛紛者富順熊過云黄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竊謂禹主名山川亦然南方流水通呼爲江北方流水通呼爲河故傳記多隨俗之稱而禹貢無所假借唯水之出自河者衆不可勝名則總其數而謂之河九河是也衆水之會而入於江者混爲一川大小相敵則亦總其數而謂之江三江九江是也然漯亦河之別而不名河江之別曰沱漢之別曰潛則其名有所不輕與矣而況松江爲震澤之下流錢唐浦陽之出自浙東者哉夫江河者百川之宗也非江而被以江名是猶吳楚僭王春秋之所誅絶也禹貢職方豈有是與總之三江紀其合不紀其分苟以派別者當之則必與導水之義有礙故或以爲錯誤或以爲衍文而聖經亦不足信矣諸説唯蘇軾同鄭康成爲無病以其非異派也先儒曾攷程泌易被夏僎程大昌黄度陳普王充耘皆主蘇説近世蔡傳單行而鄭曉周洪謨馬中錫邵寶張吉章潢郝敬袁黄亦以蘇説爲是此心此理之同終不容泯也

觀承案三江既入句當另爲一條三江者以

經証經當是北江中江九江耳禹貢諸水俱
不稱江惟此三水獨有江名故至揚入海雖
合流已久而尚別之爲三所以存其源也蓄
惟連震澤底定爲節故蔡氏泥之而取庾仲
初婁江東江松江俱震澤下流之三水以解
三江耳不知禹貢規一州全勢以立文非專
作蘇州一郡志也故當逐句讀斷則先曰彭
蠡既瀦而揚州西偏之水寧矣次曰三江既
入而揚州北偏之水順矣乃曰震澤底定而
揚州東偏之水亦平矣三方循軌而其南浙
江諸水則地偏勢急而本無水患而揚州全
局不了然在目也耶似此說爲長也

孔傳云震澤吳南太湖名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
區注云太湖也爾雅十藪吳越之間曰具區注云具
區今吳縣西南太湖即震澤也今案周禮揚州澤藪
曰具區班固以爲即震澤蓋澤自吳西南境東出爲
松江一名笠澤在今吳江縣界北去吳五十里水經
注云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國語越伐吳吳禦之笠
澤越軍江北吳軍江南者是也孔郭指此爲太湖則
誤矣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水經注引韋昭
曰方員五百里盧熊蘇州府志引顏真卿石柱記曰
四萬八千頃王鏊姑蘇志曰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
百二十里占蘇湖常三州今案蘇之吳吳江湖之烏
程長興常之宜興武進無錫此七縣者皆瀕太湖楊
脩五湖賦云頭首無錫足蹄松江負烏程於背上懷
太吳以當胸數言可作圖經也湖中有七十二山其

最著者曰包山夫椒山胥母山大雷山小雷山三山
其上源西北有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由常州之百
瀆以下西南有苕霅諸水由湖州之七十二漊以入
焉其下流爲松江江水東北流岐分爲三江口史記
正義云震澤在蘇州西南四十五里三江者在蘇州
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
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
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
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松江東歷
夏駕浦又東爲青龍江至南跿浦口入海而太湖枝
津則有崑山之劉家河常熟之白茆港兩縣境中又
有三十六浦在常熟者二十四水入揚子江在崑山
者十二水入于海皆所以決壅滯而防泛濫使民田

無漂沒之憂者也今東坝堅固宣歙金陵九陽江之
水雖不入太湖而東江久已淤塞松江日漸淺隘諸
港浦亦多陊廢湖水不能速達于海事與禹時不同
此籌水利者所以汲汲於下流之疏濬與　周禮揚
州浸曰五湖據國語史記吳越春秋則即是太湖東
通松江南通雪溪西通荆溪北通滆湖東連韭溪（吳郡俗圖經云在嘉興）凡有五道故名五湖韋昭曰五湖者胥湖蠡湖
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實一湖也前説較長張勃鄱
道元張守節陸龜蒙李宗諤諸家之説雖名稱各殊
道里互別然皆在太湖上下二三百里之間唯李善
以洞庭彭蠡震澤巢湖鑑湖司馬貞以具區洮滆彭
蠡青草爲五湖夫洞庭青草在荆域而以爲五湖之
一則顯與職方相背矣不可從（韓非子謂洞庭爲五湖猶言五渚耳此洞庭自爲五湖與揚之

五湖無涉具區五湖明是兩處而孔傳謂太湖名震澤正義爲之辭曰餘州浸藪各異而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此說非也葉少蘊云凡言藪者皆人所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爲害所以謂之震澤黃子鴻申其義曰今土人自包水之所鍾也揚州之藪爲震澤今平望八赤震澤之間平望鎮在吳江南四十五里八赤市在縣南二十里震澤鎮在縣西南八十五里水瀰漫而極淺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然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山以西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深自莫釐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灘淺蓋即古之震澤止以上流相通後人遂混謂之太湖誤矣渭案此辨周官之藪浸極明晰蓋自莫釐武山以東至平望八赤之間松江左右

笠澤之地皆古具區禹貢謂之震澤者也鄭註曰烏程鄉今南潯上林乾村濱湖一帶數十里皆是亦即古具區禹貢所謂震澤者也故顧魯公作石柱記其辭甚簡必以震澤太湖兩處見之

〔禹貢長箋〕朱氏長孺曰案職方具區即禹貢震澤孔氏書傳鄭氏周禮注所云在吳南者是也但以爲即五湖則未然職方氏諸州皆有澤藪不應揚州水國反獨無之而與浸同處孔鄭所云吳南者漢吳縣治之南也吳縣治之南爲今吳江至嘉興一帶禹時懷襄未平三吳一壑具區當於其地求之若五湖即今太湖自環吳縣境之西北豈可合之爲一哉具區之源當與太湖俱來茗雪而水草所鍾淺而易溢太湖水西來氾濫則澤水奔騰震蕩自底定之後始可陂障沮洳數十百里民仰其利故爾雅謂之藪職方謂之澤藪而五湖則別之曰浸迨乎日久填淤生殖漸

繁遂成沃壤漢後諸儒求其地而不得遂合五湖而一之正義又曲爲之說豈知三代以前固有澤浸不同者哉

蕙田案黃氏朱氏胡氏具區震澤之辨確不可易

島夷卉服

錐指蘇氏曰島夷績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棉之類渭案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又會稽海州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皆以歲時來獻見蓋即此之島夷已

觀承案卉即花也乃木棉之正名後人知自六朝時傳種中土故所在多有不知禹時島夷已製以爲服故特別之曰卉服而取其木

棉之精者爲織貝以入於貢篚也

胡氏渭曰揚州有古汪芒氏之封春秋時可考者蓼六越楚東境是吳蔚弦黃舒宗巢舒庸舒鳩英桐鍾離濮左傳昭元年吳濮有釁杜註云吳在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凡十七國戰國時初屬越後楚滅越而有其地秦并天下置九江郡會稽閩中南海東境今潮陽郡是漢復置揚州領郡國七後漢魏晉並因之晉領郡國二十二唐爲淮南道之廣陵揚州淮陰楚鍾離濠壽春壽永陽滁歷陽和廬江廬同安舒蘄春蘄弋陽光等郡江南道之豫章洪鄱陽饒潯陽江臨川撫廬陵吉宜春袁南康虔等郡案以上通典所

南東道之丹陽潤晉陵常吳郡蘇吳興湖餘杭杭新定睦新安歙會稽越餘姚明臨海台縉雲處永嘉溫東陽婺信安衢建安建長樂福清源泉漳浦漳臨汀汀潮陽潮等郡江南西道之豫章洪鄱陽饒潯陽江

列無可更定者以今輿地言之浙江江西福建皆是
江南則江寧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徽州鎮
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其鳳陽府
則鳳陽臨淮定遠壽州霍邱盱眙天長淮安府則山
陽鹽城河南則汝寧府之光州光山固始湖廣則黃
州府之羅田蘄水蘄州廣濟黃梅廣東則潮州府皆
古揚州域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
錐指傳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正義曰以衡之
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境過山
南也渭案地理志禹貢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
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今湖廣襄陽府南漳
縣有荆山本漢臨沮地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本漢

湘南地也　荆之北界判自南漳縣之荆山山在縣
西北八十里漳水所出其西爲遠安興山北與梁接
界荆山之西百餘里爲景山水經沮水出漢中房陵
縣注云出上庸縣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故淮南子
曰沮出荆山元和志云沮水出房州永清縣西南景
山永清本漢房陵縣地也縣南一百一十三里有建
鼓馬駿二山並高峻又竹山縣西南三十五里有白
馬塞山孟達歎爲金城千里蓋皆景山之餘脈矣南
漳以東爲荆門鍾祥京山元和志大洪山在京山縣西北二百里孤秀爲衆山之傑及隨州
之南境廢光化縣縣地光化故城在今隨州東南三十餘里唐隨州管縣四通典云唯光化爲荆域餘皆屬豫又
東爲應山縣縣北有義陽三關一曰平靖關一曰黃
峴關一曰武陽關即古之大隧直轅冥阨也左傳定四年吳伐楚亡淮
涉漢楚左司馬戌請濿塞大隧直轅冥阨自後擊之大隧即武陽直轅即黃峴
阨即平靖也三關又總名曰城口楚史皇所謂塞城口而入也冥亦作黽又

作郴皆讀若肯又東爲黃安縣有大活闕白沙闕又東爲麻城縣有穆陵闕陰山闕諸闕依山爲阻與荆山東西準望相直皆荆豫接界處　荆之南界越衡山之陽大抵及嶺而止史記曰秦有五嶺之戍晉地理志曰自壯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據水經注五嶺大庾最東爲第一嶺在揚域餘皆屬荆第二騎田嶺在郴州南即黃岑山亦名黃箱山今謂之臘嶺郴水所出高于餘丈南接廣東陽山縣界北寒南燠氣候頓殊第三都龐嶺在衡州府藍山縣南亦稱都龐嶠亦稱都龐音龍水經注作部龍南接廣東連州界鄧德明謂都龐在九真大謬第四萌渚嶺在永州府江華縣南亦稱萌渚嶠即古臨賀嶺又名白芒嶺今名桂嶺高三千餘丈南接廣西平樂府賀富川二縣界第五越城嶺在桂林府興安縣北五嶺之最西嶺也亦稱越城嶠又名始安嶠嶺北一百三十里接寶慶府城步縣界經曰衡陽耒知所極然酈氏有言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見水經温水注韓退之曰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絶南北者嶺中州清淑之氣于是焉窮藉此表界差爲近理耳　荆之東界準揚約略言之蓋自麻城黃岡踰江而南爲武昌縣又西南爲通山咸寧崇陽通城又南爲瀏陽醴陵攸縣茶陵又東南爲興寧桂東桂陽又西南爲宜章皆揚分界處也　荆之西界經無可見今據戰國時巴楚分地約略言之蓋自巴東踰江而南爲建始施州麻陽沅州又東南爲黔陽靖州通道以訖於興安與貴州廣西接界

江漢朝宗于海

錐指傳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渭案揚之三江入海無壅故禹於此州疏江決漢至大別合流雖去海尚遠而有朝宗之勢說者謂紀此以該彼非也　江水

自四川夔州府雲安縣東流經奉節巫山又東出巫峽至巴東縣入荆域又東經歸州夷陵宜都枝江松滋江陵公安澧州華容至安鄉會洞庭之水又東經巴陵沔陽臨湘嘉魚又東北至江夏西與漢陽分界漢水從西北來注之漢水自襄陽府宜城縣南流入荆域又南經鍾祥荆門又東南經潛江景陵沔陽又東經漢川又南至漢陽與漢水會又東歷武昌大冶至興國其北岸爲黄州府之麻城與揚接界此禹在荆時所治也

九江孔殷

〔錐指〕孔傳云江于此州分為九道正義曰傳以江是此水大名謂大江分而為九猶大河分為九河也尋陽記有九江之名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陸氏釋文曰九江尋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蜂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

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渭案秦始皇滅楚以其郡壽春置九江郡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淮南子曰禹鑿江而通九路地理志廣江尋陽縣下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王莽改豫章曰九江郡柴桑縣曰九江亭應劭曰江自尋陽分為九郭璞江賦曰流九派乎尋陽自西漢以迄東晉皆言大江至尋陽分為九江禹之所疏鑿而尋陽記緣江圖又備列其名元和志云江州尋陽郡禹貢揚荆二州之境揚州云彭蠡既豬今州南五十二里彭蠡湖是也荆州云九江孔殷今州西北二十五里九江是也彭蠡以東為揚州界九江以西為荆州界此亦遵舊說九江孔鄭異義而不言其處所諸家皆謂在尋陽其以洞庭為九江者自宋初胡旦始而晁以道曾彦和皆從之朱子九江辨曰九江若曰派別為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為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如一則橫斷一節從別為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于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況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為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蜈山以東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証前二說者為不可通之妄說也九江即洞庭既有山水二經為根據而又得朱子此辨其不在尋陽亦明矣

曾氏說九江一曰沅二曰漸三曰澧朱子考定九江去無澧二水而易以瀟蒸一曰瀟江二曰湘江二曰蒸江四曰澧江五曰沅江六曰漸江七曰敘江八曰辰江九曰酉江案朱子據鄭玄文江先合澧而後過九江故不數澧然澧實會南江以東注洞庭非上流自入江也安得而不數無字誤作元朱子以為亡是水故置之古無瀟水酈道元云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是納瀟湘之名

矣然則瀟湘猶言清湘非別有瀟源隋唐以後始謂瀟水出九疑山北合湘水是口瀟湘耳武陵零陵長沙之水皆入沅湘如蒸水者頗多金吉甫云郴水亦入湘舊不列九江未知與漸敘二水大小若何然則朱子所更定亦未有以見其為必然也善乎林少穎之言曰九江之名與其地世久遠不可强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入江則可以意曉也斯真通人之見傅同叔云九江不必求其有九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也此說本程泰之恐又不然當時必實有九水會同故以為名但水道通塞離合古今不常自戰國時唯有湘沅資微澧而名之五渚矣況後世乎與其出此入彼不若闕疑之為得耳

王氏鳴盛曰宋儒所據以辨尋陽之九江者其一則水經云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酈道元云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然據桑酈說不足九數彥和乃益以漸無辰敘酉湘無論雜湊杜撰且道元明云是乃湘水非江川也是湘又為澧沅資等之經流今欲成九數强之使與齊列朱子又去無澧二水易以瀟蒸澧乃水經所有因與經又東至于澧過九江之文不合遂為刪去無水周其字可疑亦并遭刪至于古無瀟水瀟湘猶言清湘而蒸水金吉甫亦疑之九峰又去瀟蒸益以澧元徧檢羣書別無元水（漢志武陵無陽縣無水首受故苴蘭南入沅或有作澕澭者當因無轉為元元無轉為元）是宋儒所說彼一九江此一九江迄無定論林少穎傅同叔程泰之則儱侗泛指不列九名朏明遂謂不若闕疑之為得夫因九江之無考欲舉而歸之洞庭因洞庭之九水不可定遂欲舉而歸之闕疑何如仍用注疏之為安也其一則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似可引據然郭景純傳引地理志九江今在尋陽南江自尋陽而分為九皆東會于大江書曰九江賦云流九派于尋陽正指此則江孔殷是也景純江賦又云江水東別為九江者非神女出遊所至之地而遠違景安知所謂九江者非神女出遊所至之地而遠違景

純舊說乎又彥和引楚地記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徧檢隋經籍唐藝文及鄭氏藝文略地理門如豫章記尋陽記九江新舊録洞庭譜巴陵古今記等書無不備載獨無所謂楚地記者特取山經之文隱其名別撰楚地記之目而又妄加巴陵二字耳朏明未審疑楚地記本之山經者非也是則彥和等説之所據細爲紬繹皆成子虛亡是又何足依據哉導江文云過九江至于東陵案漢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當作灌水出水經江水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括地志西陵故城在黄州黄岡山西二里酈注史記秦昭王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下云又東過灊春縣南又東過下雉縣北刋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酈注水出廬江郡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

者也又云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褚先生所謂神龜出于江灌之間書九江納錫大龜謂此廬江郡常歲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朏明以豫縣在光州固始北灌水出金蘭西北東陵鄉東北至豫縣入決水則金蘭在固始西南直黄梅之北其説頗精乃欲從宋儒説復以三事折之東陵去江太遠一非也江自巴陵至沙羨即迤北使東陵在金蘭則是先迤北而後至東陵二非也江漢朝宗盡之矣復出九江孔殷不亦贅乎三非也案溯源而論以黄梅西北推之似東陵去江本遠然江過下雉北而刋水即從東陵西南注江則去江固不甚遠也至古人書法原無一定先言至東陵而後總之以迤北先言朝宗而繼言九江孔殷無所不可若先言入海而其下復言洞庭不更

顛倒乎朏明又以九江即春秋江南之夢而下云雲土夢作乂不更複疊乎是可知廬江東陵與江夏西陵相爲東西夷陵亦確有可據矣彦和云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亦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案巴陵爲東陵此言經史所無固不足辨況巴陵之名晉太康元年所立而沈休文宋書州郡志云夷陵漢舊縣吳改曰西陵則禹時尚不知後世有西陵巴陵之名而以此證巴陵即東陵可乎

蕙田案九江有三說一以爲在尋陽一以爲湖漢九水一以爲洞庭湖主湖漢者始於劉歆而太康地記引之夫湖漢受鄱餘修淦盱蜀南彭八水由彭蠡以入江與江之經流本不相涉且經云過九江而後云東迤北會于匯如歆所云則九江即匯矣其非禹貢之九江不待辨也主尋陽者出于漢書地理志自唐以前儒者皆從之主洞庭者出于胡旦晁說之曾攽而朱子蔡傳皆用其說胡朏明亦篤信之兩說相持迄無定論今以經文證之經云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江漢合而東流至尋陽始別爲九經所云朝宗者荆江之上流所云孔殷者荆江之下流而後云沱潛既道則江漢之支流也先後次第經文歷歷不紊若洞庭又在漢口之上游不得先云朝宗後云孔殷也經云九江納錫大龜通典云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云九江納錫即此渚先生亦云神龜出于江灌之間灌水出東陵

鄉而南距大江故云江灌之間而洞庭不聞有之也經云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漢志以豫章歷陵縣之傅陽山當之胡朏明引孫放廬山賦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以爲即廬山東南之麓瀕于彭蠡澤者其地與尋陽不遠亦當爲尋陽之九江也經云過九江至于東陵攻水經江水東逕下雉縣北刊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酈注云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尚書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漢西陵縣在今黃州府蘄州西下雉縣在今武昌府興國州東然則東陵直蘄州之東當在今廣濟縣境而與隔江興國州東境南北相直也漢書地理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當作水出水經注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金蘭故縣今雖無考然東陵在蘄州之東而金蘭又在其東南其地當近黃梅去東陵不遠也胡朏明以金蘭在固始西南既屬臆測而又謂金蘭之東陵去江六百餘里不更誣乎宋儒主洞庭者以東陵爲巴陵然巴陵之名古所未有指爲東陵更屬附會且經云又東至于澧過九江澧水東注洞庭爲九水之一而又別云九江不已複疊乎至于九江之名尋陽記緣江圖所載不同大率起于後代固未可盡信然緣江圖云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鄂陵今武昌縣武昌縣非武昌府治桑落洲今在九江府城東北是則今之

武昌縣以東九江以西皆古九江故道矣淮南子禹鑿江而通九路說苑禹鑿江而通九派太史公曰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而孔安國亦云江于此州分爲九道在漢以前九江故道尚存故言之鑿鑿如此夫大江分而爲九猶大河分爲九河也九河九江其故道俱無存者論者不以疑九河而獨疑九江之難信何哉宋儒主洞庭者以山水二經爲根據水經云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今武昌府蒲圻通城二縣漢下雋縣地洞庭湖乃在其西南不得云西北也至于東陵則又不從水經而別以巴陵當之然已陵在下雋之上游即以東陵爲巴陵當先云東陵而後云九江矣山海經之文說經者所不道其云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郭景純注云九江今在尋陽南又引禹貢九江孔殷以證之則郭亦不以洞庭爲九江矣山經又云湘水出舜葬東南陬入洞庭下沅水入下雋西合洞庭中則洞庭自洞庭九江在山海經亦未嘗合而爲一也然則宋儒所據二經之文又惡足信哉　總之以九江爲洞庭於古既無可據又與導江之文不合自當從古注疏以在尋陽者爲是或疑尋陽爲揚州之境不屬荆州案元和志云江州尋陽郡禹貢揚荆二州之境彭蠡以東爲揚州界九江以西爲荆

州界則二州分界固自截然況漢之尋陽本在江北蘄春郡界而九江之分始於鄂陵尚在尋陽以西其在荆州之境明甚又何疑焉胡朏明錐指于水道極爲精核獨此一條尚有遺議今備載諸説復爲辨正如右後之言九江者庶有考云

沱潛既道

〔錐指〕傳云沱江別名正義曰導江言東別爲沱是沱爲江之別名也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渭案詩召南曰江有沱荆州之沱也一在江北寰宇記江自枝江縣百里洲首派別北爲内江者是一在江南水經注夷水出魚復縣江至夷道縣北東入江者是潛水或云在今安陸府鍾祥潛江二縣境然漢東之地津渠交通未知孰爲古潛水黄文叔云自後世通渠漢川雲夢之際禹跡固多湮沒誠然　水經注江水自夷道縣北（今宜都縣西有夷道故城）又東逕上明城北（晉荆州刺史桓沖築此城）江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今枝江縣東北六十里有百里洲延袤百里與江陵分轄枝江故城在縣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南（移州治焉在今松滋縣界）東入江是也（志無南字疑此衍）江水又東會沮口又南逕江陵縣南縣江有洲號曰枚迴洲（洲在縣西南六十里枚或作枝）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寰宇記云百里洲首派別南爲外江北爲内江王晦叔云枝江縣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渭案南江在古時爲岷江之經流北江爲沱南江自枝江縣南又東逕公安縣西又東南流爲滌水（隋志松滋縣有滌水蓋東與公安接界）九歌望滌陽兮極浦接大江兮揚靈王逸注云滌

陽江碕名附近鄖即此水之北也涔水入澧州界爲四水口歷州之東北又東南合澧水經華容縣南入赤沙湖又東南逕安鄉縣西而東南入洞庭湖與北江會此即禹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之道也北江自枝江縣北又東逕松滋縣北又東逕江陵縣南又東逕公安縣北又東逕石首縣北又東逕監利縣南夏水出焉北江又東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之水此即江北之沱寰宇記所謂内江者也其後北江之流漸盛而南江日微世反以南爲沱北爲江説者遂謂東至于澧不可解以澧水北去江二百餘里故也

〔地理今釋〕荆州之沱有二説漢書地理志云南郡枝江縣今屬湖廣荆州府江沱出西東入江顔師古曰沱即江別出者也水經江水東逕上明城北注云其地夷敞北據大江之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是古枝江縣有沱水也今不可考又孔穎達正義引鄭注云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所謂沱也夏水自今荆州府江陵縣東南首受江水曰中夏口經監利縣沔陽州界入漢水以其冬竭夏流故名夏水其在梁州者則今四川成都府郫縣沱江是江在縣北六里一名郫江至瀘州入大江其上流爲成都府灌縣蔡傳所謂永康軍導江縣也潛水一在今安陸府潛江縣東由蘆狀腦分流遶城東南一支通順河入沔陽州境今淤一支南流至拖舡埠入漢水此荆州之潛也禹貢錐指曰韻會潛水伏流也荆州之潛雖不如龍門石穴之奇亦必漢水伏流從平地涌

出故謂之潛今漢水之分流者名蘆洑宜取伏流之意以爲古潛水庶幾得之葢禹時本自伏流涌出復入于漢及乎後世通渠漢川雲夢之際則開通上源以資舟楫之利禹迹遂不可知耳一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亦名龍門水自朝天驛北穿穴而出入嘉陵江此梁州之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又四川順慶府渠縣東有潛水渠縣蔡傳所謂渠州流江縣也

雲土夢作乂

〔雖指〕傳曰雲夢之澤其中有平土邱水去可爲耕作吠畝之治正義曰此澤既大其內平土有高邱也渭案雲土夢漢書作雲夢土史記水經注並作雲土夢

沈括筆談云石經倒土夢字唐太宗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本雲夢澤名也古八九百里之中有澤有湖有土而江沱潛漢亦灌注于其間職方主藪澤禹貢主土田　雲夢經傳諸書有合稱者有單稱者周禮荊州藪澤曰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呂覽淮南子同戰國策楚王遊於雲夢結駟千乘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雲夢者方八九百里此合稱雲夢者也左傳定四年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此單稱雲者也宣四年邳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宋玉招魂曰與王趨夢兮課後先此單稱夢者也單稱特省文耳雲可該夢夢亦可該雲故杜元凱注夢中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東南有

雲夢城則夢在江北注雲中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南注江南之夢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則南雲北夢單稱合稱無所不可絕無江北為雲江南為夢之說自唐太宗詔改此經為雲土夢作乂而頴達引左傳以為之說曰此澤亦有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雲夢本二澤人以其相近或合稱雲夢宋沈括羅泌易祓郭思鄭樵洪邁洪興祖等襲其說而為之辯曰雲在江北夢在江南而古注棄若塵羹矣蘇子瞻申疏意云雲與夢二土名也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元纖縞云爾此於文義頗不順故王氏更為之解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則非特土見草木生之人有加功乂之者矣蔡氏云雲

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自後無不遵此說今案史記賈誼傳云長沙卑濕巴陵故長沙下雋地也諸湖萃其西南安得為特高江北雖亦有湖澤然楚都及漢東諸國皆在焉豈反卑於江南此事理之難信者若從石經本則傳云澤中有土可以耕作義甚愜當愚嘗反復于斯而覺太宗此一改殊多事不若仍舊之為得也

地理今釋漢書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見前沱水注雲夢澤在南荊州藪編縣今安陸府潮門州有雲夢宮又江夏郡西陵縣今黃州府麻城縣有雲夢宮水經注云雲杜縣今安陸府京山縣東北有雲夢城又夏水東逕監利縣今屬荊州府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陁西南自州陵今安陸府沔陽州東逕于雲杜沌陽今漢陽府漢陽縣為雲夢之藪杜預云枝江縣今屬荊州府安陸縣今屬德安府有

雲夢葢跨川亘隰兼包勢廣矣元和志云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雲夢澤在雲夢縣今屬德安府西七里然則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爲古之雲夢正義所謂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也

胡氏渭曰荆州之建國春秋時可考者楚鄧權邟鄖州左傳桓十一年州蓼伐楚師杜註云州蓼今安豐縣東南今爲監利縣地羅貳軫凡九國戰國同國在南郡華容縣東南今爲監利縣地時屬楚而韓泰亦少得其地秦并天下置南郡黔中長沙南陽東境是漢復置荆州領郡國入後漢魏晉並因之晉領郡十九唐爲山南東道之江陵荆州竟陵復富水郢齊安黄陽沔峽夷陵峽巴東歸等郡江南西道之江夏鄂巴陵岳長沙潭衡陽衡零陵永江華道桂陽郴邵陽邵武陵朗豐陽澧等郡黔中道之黔中黔寧夷思涪川黄夷溪溪潭陽巫清江施播川播夜郎

義泉夷龍標業溪溪溪等郡又淮南道之安陸安義陽申及嶺南道之連山連等郡案以上通典所列連山郡當出隸古南越騎田嶺北爲桂陽嶺南爲連山連山亦古南越地不當入荆域黔中寧夷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溪七郡皆梁南徼外蠻夷非古黔中地不在九州之限元和志云黔州本漢涪陵縣理晉永嘉後地多蠻夷經二百五十六年至周保定四年涪陵蠻帥田思鶴以地內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爲黔州大業三年又改爲黔安郡因周隋州郡之名遂與秦漢黔中地犬牙雜辨其秦黔中郡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漢改黔中爲武陵郡移理義陵即今辰州敘浦縣是後魏移治臨沅即今州是今辰錦敘溪豐朗施等州寔秦漢黔中之地而今黔中及夷費思禘隔越峻嶺東有沅江水及諸溪並合東注洞庭湖西有延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牂柯北歷播費思黔等州北注峽江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與黔中故地炳然分矣然則此五州及珍溪二州皆梁南徼外蠻夷亦敘瀘重巂之江南諸縣及黔義府是也其東有峻嶺爲限荆不當越此而西斗入六七百里總因黔中名亂嶺東嶺西諸州混而爲一道杜氏遂有此悞敘州即巫州溪州即業州也又有當來屬者豫域襄陽之南漳漢東之光化及南越始安郡全義縣嶺北之地是也全義今爲興安縣屬廣西桂林府文獻通考云溯之氣荔浦相距纔百餘里遂入瘴鄉是天所以限楚越也此蓋就當時風氣言之近志遂以桂林平樂二府爲禹貢荆州之域恐未必然杜氏以始安平樂

屬古南越為是唯今輿地言之湖廣武昌漢陽安陸縣嶺北之地當入荆域以今輿地言之湖廣武昌漢陽安陸荆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寶慶永平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衛其襄陽府則唯南漳縣德安府則安陸雲夢孝感應城應山及隨州之南境廢光化縣地黄州府則黄岡麻城黄陂黄安四川則夔州府之建始廣西則桂林府之全州本漢零陵縣屬零陵郡隋改置湘源縣唐倚永州五代晉改曰清湘于縣置全州明省縣入又改屬桂林及興安縣嶺北之地縣在府東北一百二十里越城嶺在縣北三里皆古荆州域也

右禹貢徐揚荆三州

淮陰吳玉搢校字